回溪先生史韻

回溪先生史韻入聲卷第四十七

回溪錢諷　輯編纂

二十四職與德通

職 見謂憂邉思職漢丙吉見上字明智有餘不可假以雄職後漢蓋勲為京兆尹董卓廢少帝殺何太后勲與書曰伊尹霍光權以立事猶可寒心足下小醜何以終此賀者在門弔者在廬可不慎哉卓甚憚之徵為議郎卓問司徒王允曰欲得快司隷校尉誰可作者允曰唯有蓋京兆耳卓曰此人｜｜｜｜｜｜｜｜｜乃以為越騎校尉功臣不任以吏職後漢馬武傳見賊字丁邯恥以孝廉為令史職後漢百官志見卯字常痛飲糜職晉畢賀見飲字老猶請劇職梁孫謙見力字曾未十旬遂遷四職後周盧愷自吏部中大夫歷御正納言內史中大夫｜｜｜｜｜｜｜搢紳以為榮劉逸人勸且為武職隋李超見樹字獨行士不應辱以小職

隋眭考見辱字文武兼備兼授二職唐裴行儉禽十姓可汗阿史那都支兵不血刃

高宗曰行儉可謂｜｜｜｜其｜｜｜｜拜禮部尚書右衛大將軍令史設齋慶其除

職唐崔元暐見慶字擇吏宰畿邑特京兆尹職唐柳渾見邑字大樂

丞為清職唐王績見丞字

〔織〕中道而歸何異斷斯織後漢河南樂羊子妻不知何氏羊子遠尋師學一年

而歸妻問其故羊子曰久行懷思無它異也妻乃引刀趨機曰此織生自蠶繭成於機杼一絲而累以至

於寸累寸遂成丈匹今若斷斯織則失成功稽廢時月夫子積學當日知所亡以就懿德｜｜｜｜｜｜

｜｜｜乎羊子感其言遂還終業七年不反常有它舍雞謬入園中姑盜而食之妻對雞不餐而泣姑怪

問之妻曰自傷居貧使食有它肉姑竟棄之後盜欲妻先劫其姑曰從我可全不從則殺汝姑妻仰天而

歎舉刀刎頸而死盜亦不殺其姑太守聞捕殺賊以禮葬之號曰貞義經緯甚多無

機可織後魏孫紹上疏臣字濟之計欲陳無所可謂｜｜｜｜｜｜｜羅織唐來俊臣

見竟字

識 夜戰聲相知晝戰目相識 漢晁錯曰古之制邊縣以備敵使民幼則同游長則共事｜｜｜｜｜足以相救｜｜｜｜｜足以相見

一錢不直程不識 漢灌夫見李字

士卒樂從李廣苦程不識 漢李廣與程不識俱以邊太守將屯及出擊胡廣行無部曲行陳就善水草頓舍人人自便不擊刀斗自衛莫府省文書然亦遠斥堠未嘗遇害程不識正部曲行伍營陳擊刀斗吏治軍簿至明軍不得自便不識曰李將軍簡易然虜卒犯之無以禁而其士亦佚樂為之死我軍雖煩擾虜亦不得犯我是時漢邊郡李廣程不識爲名將匈奴畏廣｜｜｜｜｜而苦程不識

我識卿耳箭不識 魏郝昭以將軍守陳倉諸葛亮圍之使其鄉人靳詳說昭昭不降又使往昭曰｜｜｜｜｜｜｜也及圍解明帝謂孫資曰卿鄉里有爾曹快人昭與資皆太原人見明帝紀

回眸矚之曰竟未相識 晉裴楷爲侍中中書令疾篤詔遣黃門郎王衍省疾楷｜｜｜｜｜｜｜｜｜行深歎其神雋

夷雅有才識 晉荀紹字大章弱冠王衍見而

稱之曰｜｜武帝問族人郭彰彰嫉琦答云不識晉郭
琦見郎字太傅是誰我不識齊張敬兒見碑字遣人讀書坐而聽
之悉皆記識後魏楊大眼雖不學｜｜｜｜｜｜｜｜｜｜令作露布皆口授之竟不
多識字也鳥雀皆識唐李容師靖弟也為將軍致仕居昆明池南善馳獵雖老不衰自京南爲
山西際澧水｜｜｜｜每出從之翔集人謂之鳥賊士之致遠先器識唐裴行儉見長
字子孫數十不能盡識唐郭子儀｜｜｜｜｜｜｜｜｜｜至問安但頷之而已
〔飾〕靚粧刻飾漢司馬相如賦見都字吏事以儒術緣飾漢公孫安見事
字名趙實易飾漢孟喜見書字豐容靚飾後漢匈奴傳見右字遺巾幗
婦人之飾晉宣帝為魏大將軍禦諸葛亮於渭南亮數挑戰帝不出亮｜｜｜｜｜｜帝怒
表請戰魏明不許乃遣骨鯁臣辛毗杖節為軍師以制之初蜀將姜維聞毗來謂亮曰辛毗杖節而至賊
不復出矣亮曰彼本無戰心所以固請者以示武於其衆耳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苟能制吾豈千里而

請戰耶安成食臨汝飾宋徐湛之貴戚侈縱與安成公何勗臨汝公孟靈休以肴膳器服相尚京都語曰||||||湛之美兼何益

動止無外飾唐權德輿見蔡字

〔式〕名馬式後漢馬援善別馬征交州得銅鼓乃鑄爲馬式上之表曰行天莫如龍行地莫如馬馬者甲兵之本國之大用臣嘗師事楊子阿受相馬骨法考之行事輒有驗効孝武時善相馬者東門京鑄作銅馬法獻之有詔立爲於魯班門外更魯班門曰金馬門臣謹依儀氏羇中帛氏口齒謝氏脣䰈丁氏身中備此數家骨相以爲法馬高三尺五寸圍四尺五寸有詔置宣德殿下以爲|||云

薦表異式唐劉仁軌嘗爲御史表異式所効慢辱之迫令引決及拜大司憲異式尚在臺不自安因醉以情自解仁軌特觴曰所不與公者有如此觴薦爲司元大夫

百司諮決無所處可輒曰如令式唐牛仙客初爲縣小吏後爲宰相||||||||||||||

殺張式五代張彥澤爲彰義節度嘗怒其子上章請殺之掌書記張式不肯作章屢諫之彥澤怒引弓射之式走至邠州節度使李周馳騎以聞詔流式商州彥澤論請式曰若不得式患在不測晉高祖不得已與

之彥澤得式剖心決口斷手足而斬之

【植】賢聖逆曳方正倒植漢賈誼賦豪植漢賈誼傳植立也吾爲憲之植齊顧憲之性清直父覬之仕宋爲吏部郎中於庭列植嘉樹謂人曰｜｜｜｜｜｜耳齊武帝時憲之果爲此職四節臥疾病三時營灌植齊劉虬居江陵少而抗節靜處永明中徵爲通直郎不就竟陵王子良致書通意虬答曰虬｜｜｜｜｜｜｜｜｜｜暢餘陰於山澤託暮情於魚鳥單非唐虞重恩周召宏施端凝若植唐馮定爲太常少卿文宗肄舞定部諸工立縣間｜｜｜｜帝異之問李珏以定對帝曰豈非能爲古章句者耶親諷送客西江詩召升殿賜瑞錦

【食】犯肉腥臊何足食史記晉文公事採爵鷇而食史記趙武靈王爲公子成李兌所圍不得食｜｜｜｜｜之餓死沙邱一日不作百日不食史記趙武肅侯游大陵大戊午叩馬諫曰耕事方急｜｜｜｜｜｜｜｜｜肅侯下車謝與士卒最下若同衣食史記吳起爲將｜｜｜｜｜｜｜｜｜｜｜坐之堂下賜之僕妾

之食史記張儀謂蘇秦秦激怒之｜｜｜｜｜｜｜｜｜｜｜｜曰以子之才能自令屈辱吾寧不能言而富貴子子不足收也云云

餽遺人不過算器食史記鄭當時｜｜｜｜｜｜

｜不與騎奴同席食史記田仁任安見監字

耳食史記六國年表學者牽於所聞見秦在帝位日淺不察其終始因舉而笑之不敢道此與以｜｜無異悲夫

亭長妻苦之乃晨炊蓐食漢韓信淮陰人家貧從下鄉南昌亭長食｜｜｜｜｜｜｜｜食時信往不為具食信亦知其意自絕去至城下釣有一漂母哀之飯信竟漂數十日信曰吾必重報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孫而進食豈望報乎餘見下字百字

吾哀王孫而進食見上

今日破趙會食漢韓信欲東下井陘擊趙趙成安君聚兵井陘口號稱二十萬信未至井陘口三十里止舍夜半傳發選輕騎二千人人持一赤幟從間道萆山而望趙軍戒曰趙見我走必空壁逐我若疾入拔趙幟立漢幟令其裨將傳餐日｜｜｜｜｜｜乃使萬人先行出背水而陳趙兵望見大笑平旦信建大將旗鼓行出井陘口趙開壁擊之大戰良久信棄旗鼓走水上軍趙空壁爭漢旗鼓

信已入水上軍軍皆殊死戰不可敗信所出奇兵二千騎者候趙空壁逐利即馳入趙壁拔趙幟立漢赤幟趙軍已不得信欲歸壁壁皆漢赤幟大驚因亂遁走趙將雖斬之弗能禁漢兵夾擊斬成安君禽趙王諸將皆賀問曰兵法右背山陵前左水澤今將軍令臣等反背水陳曰破趙會食臣等不服然竟以勝何也信曰兵法不曰陷之死地而後生投之亡地而後存乎且信非得素拊循士大夫其勢非置死地人人自爲戰即予生地皆走寧尚得而用之乎

不置箸賜食 漢周亞夫見臣字

大丈夫生五鼎食 漢主父偃見烹字

日旰天子忘食 漢張湯見位字

此蝗豈鳳凰食 漢嚴延年爲河南太守用刑刻急時黃霸在潁川以寬爲治郡中屢蒙豐年鳳凰下宣帝下詔稱揚加金爵之賞延年素輕霸爲人比郡爲守褒賞反在己前心內不服河南界中有蝗府丞義出行蝗還見延年延年曰｜｜｜｜｜｜邪

誇布服糲食 漢孝成許后上疏曰妾｜｜｜｜｜加以幼稚愚蒙不明理義注言在家時野賤服大布之衣誇大也

對食 漢孝成趙后傳宮婢道房與曹宮｜｜注曰宮人自相與爲夫婦曰｜｜甚相妬忌也

今者歸老更欲低頭

與小兒曹共槽櫪而食後漢馬援見軒字生當封侯死當廟食後漢梁竦見石字骸骨長為豺狼食後漢班超使鄯善王廣奉超禮敬甚備後忽更疎懈超曰此必匈奴使來狐疑未知所從故也召侍胡詐之侍胡惶恐具服超會其吏士三十六人飲酒酣曰令匈使到纔數日而王廣禮敬即廢如令奴吾屬送匈奴｜｜｜｜｜｜｜矣不入虎穴不得虎子獨有因夜以火攻匈使彼不知我多少可殄滅也遂夜奔匈營順風縱火前後鼓譟匈衆驚亂斬其使及從士三十餘級餘悉燒死明日召王廣以匈使首示之遂納子為質每忌日輒三日不食後漢申屠蟠陳留人九歲喪父哀毀過禮服除不進酒肉者十餘年｜｜｜｜｜｜｜｜為中丞瓦器蔬食後漢宣秉見生字井無景則日陰食後漢蔡邕傳見直字革寒食後漢周舉字宣光為并州刺史太原舊郡以介子推焚有龍忌之禁至其亡月咸言神靈不樂舉火士民每冬中輒一月寒食莫敢煙爨歲多死者舉到州作弔書置子推之廟言盛冬去火殘損民命非賢者意宣示愚民使還溫食風俗頗革少遭飢亂不敢妄過人食

後漢第五倫見公字飯盡機上覆杯食後漢董宣見平字潰癰雖痛勝

於內食後漢董卓上書乞誅宦者略云｜｜｜｜｜｜生平未曾食人之

食後漢董宣字少平爲北海相以誅殺多濫爲州所奏徵詣廷尉及當出刑官屬具餞送之宣厲色曰

董宣｜｜｜｜｜｜｜況死乎升車而去同刑九人次應及宣光武馳使特原宣刑左轉懷令推

去麥飯葱葉之食後漢井丹見春字含棗核可不食後漢孟節能｜

｜｜｜｜十年五年｜｜｜如張公之計今已乞食吳張昭嘗勸孫權迎曹公及權

即尊位請會百官歸功周瑜昭舉笏欲褒贊功德未及言權曰｜｜｜｜｜｜｜｜矣昭大慙伏地汗

流昭忠謇亮直有大臣節權所以不相昭者以昔駁瑜等議爲非也見龐統徑上牀卧

又先責食蜀彭羕見卧字蒸餅上不坼作十字不食晉何曾見處字

東牀坦腹食晉王羲之清貴有鑒裁爲從伯導所器重時太尉郗鑒使門生求女壻於導導

令就東廂徧觀子弟門生歸謂鑒曰王氏諸少並佳然聞信至咸自矜持惟一人｜｜｜｜｜獨若不聞

鑒曰正此佳壻邪訪之乃義之以女妻之

要當先滅此寇而後食 晉謝炎為會稽內史孫恩至尚未食炎曰|||||||||耳跨馬出至千秋亭炎帳下都督張猛於後斫炎馬炎墮地與二子俱被害後劉裕生擒猛送炎小子混剝肝生食之詔以炎父子忠孝萃于一門贈司空并贈二子

門人欲進飯每曰已食 晉庾袞歲大飢|||||||||莫敢為設

大雨雹復寒食 晉載記石勒時暴風大雨雹起西河介山千餘里行人禽獸死者萬數禾稼蕩然勒問徐光光曰去年禁寒食介推帝鄉之神或者以為未宜替縱不能令天下同爾介山左右宜奉之勒令定議有司請普復寒食黃門郎韋謏駁曰按春秋藏冰失道陰氣發泄為雹子推賢者曷為暴害如此懼令冰室不在涸陰沍寒之地氣泄為雹也勒乃遷冰室於重陰凝寒之所并州復寒食如初

是為我耕稼而君食 晉苻堅載記見世字

每戰殺賊名為熟食 晉載記苻登堅之族孫生事自長安令熙為狄道長堅為姚萇所殺苻丕即帝位于晉陽諸氏共推登為河州牧遣使詣丕請命丕以登為征西大將軍南安王登與姚萇弟碩德相持時歲旱衆飢登||||

丨丨丨丨謂軍人曰汝等朝戰暮便飽肉何憂於飢
士衆從之啖死人肉亂肥健能鬭姚萇聞之急召碩
德曰汝不來必為苻登所食晝碩德乃奔萇及苻丕
為慕容永所敗而死登僭帝位立堅神主于軍中凡
有所為啟主而後行繕甲纂兵引師而東刻牟鑄為
死休字示以死戰為志所向無前與姚萇相持互有
勝負姚萇死後登
為姚興所破被殺
召我擊賊豈來覓食
晉載記姚萇
父弋仲赤亭
羌人石季龍從其部衆於清河以弋仲為大都督弋
仲鯁直不脩威儀季龍甚重之季龍太子宣殺其弟
韜季龍誅宣并其四帥以下三百餘人東宮衛士十
餘萬皆謫涼州行次雍城謫卒梁犢因衆怨遂反舉
兵東掠所向無前季龍大懼召弋仲至鄴季龍病不
時見引入領軍省賜食弋仲怒曰丨丨丨丨丨丨丨丨
丨邪及引見弋仲數季龍曰兒小時不能使好人輔
相至令相殺兒自有過責其不人太甚老羌請效死
前鋒使一舉而了季龍以為征西大將軍賜以鎧甲
弋仲曰汝看老羌堪破賊以不於是貫甲策馬南馳
不辭而出遂滅梁犢弋仲性狷直
無尊卑皆汝之季龍怒而不責
臨汝飾安成食
宋徐
湛之見
飾字
何長瑜當今仲宣而飴以下客之食
宋謝惠
連傳見

過字姊激之設菜羹麤飯乃曰此貧家好食宋朱修之見飯字宗軍人串噉麤食宋宗愨少任氣好武先是鄉人庾業家豪侈與賓客相對膳必方丈而為愨設粟飯菜葅謂客曰｜｜｜｜｜｜愨後為豫州以業為長史不以昔事為嫌上馬橫槊下馬談論此可不負飲食齊垣榮祖見羊字度無食齊焦度材溢欲就高帝求郡不知置辭人教之習誦上口臨自陳卒忘所教大言曰度啓公度啓公｜｜｜帝大笑曰卿何憂無食賜米百斛問金鋌可食梁宗室應見否字寧餓死不以班史充食梁謝僑見錢字沈文季以羹膾吳食齊崔祖思見推字褚蘿從理入口竟保衣食梁褚翼傳見蘿字所須名位不須衣食梁劉穟見見字顧郎難衣食梁顧協見者字兄欲激之為狹被蔬食梁裴之橫見被字好獵寧三日不食後魏武陽王坦唐齊王元吉並見獵字手抄口誦不暇寢食後魏李彪家世寒微高悅家富典籍彪於其家｜｜｜｜｜｜

此近爲我舉食後魏侯剛爲將軍侍中惟司空任城王以剛起由膳宰云｜｜｜｜｜｜｜性不立食北齊神武見都字得銅槃重肉之食北齊楊愔見室字徐郎不用心思義但事食北齊徐之才初在梁年八歲造周捨宅聽老子捨爲設食戲之曰｜｜｜｜｜｜｜｜｜乎之才曰蓋聞聖人虛其心而實其腹捨嗟賞自攜匙箸就崔瞻食北齊崔瞻傳見箸字譬如猛獸物不能害反爲毛間蟲所損食隋蜀王秀文帝以秀任非其人譴責之謂羣臣曰壞我法者必在子孫｜｜｜｜｜｜｜｜｜｜｜｜｜｜｜｜｜耳不勝五品食隋侯白見官字爲縣令與奴僕日一食唐馮元淑見秫字肉非黃羊不畏其食唐張說見剌字宰相伴食唐盧懷慎見相字猗子勸吾食唐李建見飽字大丈夫勿顧一飯思以骨肉腥健兒食唐劉從諫容張谷侍人見壽字生不能富貴死得廟食唐孫儒常曰大丈夫不能萬里苦戰賞罰由己奈何居人下｜｜｜｜｜｜｜

乎子當御殿食唐馬存亮傳染署工張韶與卜者蘇元明善元明曰｜｜｜｜｜我與馬乃結諸工百餘人匿兵車中若輸染材者入右銀臺門出兵大呼浴堂門閉斬關入清思殿升殿御坐盜乘輿餘膳揖元明偶食且曰如占元明驚曰止此乎韶惡之餘見兄字

夏時向陽食冬時向陰食五代契丹父母死載尸深山置大木上三歲取其骨焚之酹而祝曰｜｜｜｜｜｜｜｜｜｜使我射獵猪鹿多得

以中書堂食爲不可食五代漢蘇逢吉貪詐豪侈既爲相｜｜｜｜｜｜｜｜命家廚進羞日極珍善

潛捕民間小兒食五代萇從簡見帶字

畜犬百餘共一牢而食五代南唐李昪時江州陳氏宗族七百口每食設廣席長幼以次坐而共｜｜｜｜｜｜｜｜｜｜｜一犬不至諸犬爲之不食

此吾子也汝安得而食五代李茂貞見兒字

父母疾以竹竿繫飲食五代周知裕傳見竿字

［側］赤側史記平準書公卿請令京師鑄錢官赤側一當五賦官用非赤側不得行後以赤側錢賤

民巧法用之不便發凡為人主宜寫一通置之坐側後漢崔寔字子真論

當世便事數十條名曰政論指切時要言辨而確當世稱之仲長統曰｜｜｜｜｜｜｜｜｜｜｜｜

齊麥酒待王與道側後漢范冉見與字三貍共踞城側魏管輅見

貍字必葬我陶家之側吳鄭泉字文淵嗜酒臨死曰｜｜｜｜｜｜庶百歲後化而

成土幸見取為酒壺珠玉在側晉衛玠見人字冏若明珠之在側同上醉

卧隣家少婦側晉阮籍見訦字寄書裙帶云死當埋我段氏

墓側晉段豐妻慕容德之女德僭位署為平原公主豐為人所譖被殺慕容氏改適壽光公餘熾慕

容氏姿容婉麗熾親之甚喜經再宿慕容氏辭以疾熾不之逼三日還第沐浴置酒至夕｜｜｜｜｜｜

｜｜｜｜｜｜遂於浴室自縊及葬人莫不歎息曰貞哉公主路經餘熾宅熾聞挽歌慟哭良久馳

馬入秦州其帽微側後周獨孤信見帽字見李崧在側五代蘇逢吉見

券字

【惻】闇闇惻惻後漢張酺為郎以尚書入授皇太子以嚴見憚肅宗即位出為東郡太守自酺出後帝見諸王師傅常曰酺前入侍講屢有諫正||||出於誠心可謂有史魚之風矣

【測】上懸無極下垂不測漢枚乘見鈞字賢者固不可測後漢毛義見檄字賀循自云不能測晉虞喜博學好古邑人||先達貴顯每詣喜信宿忘歸|||||桓溫常謂不能測晉郗超字嘉賓有曠世之度為大司馬||參軍溫英氣高邁罕有所推與超言|||||||王昶自以不能測晉阮籍見癡字終日與居莫能測齊張緒見扇字王秀之令陸探微畫已對宗測齊宗測見對字王海千尋窺應不測梁宋异見尋字清虛元遠殆不可測陳蕭允字升佐後主問蔡徵曰允志操何如徵曰||||||||云云唯以怨報德為不可測唐白敏中初武宗雅聞兄居易名欲召用之時居易足病發宰相李德裕為敏中文詞類其兄而有器識即日知制誥召入翰林為學士宣宗立敏中為相德裕貶敏中抵之甚力

議者訾惡德裕著書亦云｜｜｜｜｜｜｜｜｜蓋斥敏中云｜怒者常情笑者不可

〔測〕唐宦者魚朝恩爲觀軍容使兼判國子監會釋菜執易升座百官咸在言涉有覆餗象以侵宰相王縉怒元載怡然朝恩曰｜｜｜｜｜｜｜｜｜也載銜之

〔穡〕良農能稼而不能爲穡史記孔子見容字茅容共言稼穡後漢徐穉見穉字農無畏則憜稼穡唐孫思邈見慎字

〔色〕借父耰鉏慮有德色漢賈誼曰商君遺禮義棄仁恩并心於進取行之二歲秦俗日敗故秦人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母取箕帚立而誶語抱哺其子與公併倨婦姑不相說則反脣而相稽吏士無人色漢李廣將四千騎出右北平匈奴左賢王四萬騎圍廣廣爲圜陳外鄉胡急擊矢石如雨漢兵死者過半廣身自以大黃射其裨將殺數人胡益解會暮｜｜｜｜｜廣意氣自如益治軍軍中服其勇注大黃黃肩弩即黃間也接淋橐承恩色後漢光武郭后紀見寵字此繒特宜染色後漢明德馬后見裾字常遜

言恭色 後漢胡廣見公字 隱身不見帝令物色 後漢嚴光見態字 雖在倉卒未嘗疾言遽色 後漢劉寬見譏字 奉檄而入喜動顏色 後漢毛義見檄字 及在際會每之溫潤之色 後漢王允見後字 唯郭有道無愧色 後漢郭林宗司徒掾太常舉有道皆不應及卒同志共刻石立碑蔡邕為其文既而謂盧植曰吾為碑銘多矣皆有慙德｜｜｜｜｜耳 賊每一部到輒有喜色 魏武征馬超｜｜｜｜｜｜｜｜｜賊破後諸將問其故答曰關中長遠若賊各依險阻征之不一二年不可定也今皆來集其衆雖多莫相歸服軍無適主一舉可滅為功差易吾是以喜之 魂不守宅血不華色 魏管輅傳見幽字 身有醜女黃頭黑色 蜀諸葛亮傳見女字 每捉玉柄塵尾與手同色 晉王衍有盛才美貌明悟若神常自比子貢妙善元言唯談莊老為事｜｜｜｜｜｜｜｜｜｜義理有所不安隨即改更號口中雌黃朝野翕然謂之一世龍門梁簡文帝見辨字 內兄潘岳每令鼓琴終日達夜

無忤色晉阮瞻字千里咸之子也善彈琴人聞其能多往求聽不問貴賤長幼皆為彈之而不知向人所在｜｜｜｜｜｜｜｜｜｜｜｜｜｜｜識者歎其恬淡不可榮辱也

雖僮豎厮養不加聲色晉鄭默見怨字

執炙者貌狀不凡有欲炙之色晉顧榮字彥先趙王倫篡位倫子虔為大將軍以榮為長史初榮與同僚宴飲見｜｜｜｜｜｜｜｜｜榮割炙啖之坐者問其故榮曰豈有終日執之而不知其味及倫敗榮被執將誅而執炙者為督率救之得免

形雖泰而神有不可動之色晉庾衮字叔褒世號庾異行潁州太守乃為功曹衮服造役之衣杖鍤荷斧不俟駕而行曰請受下夫之役太守飾車而迎衮逡巡辭退請徒入郡｜｜｜｜｜｜｜｜｜｜｜太守知其不屈厚為之禮而遣焉

一昨夢殊不好門內不宜赤色晉孟昶妻周氏昶弟顗妻又其從妹也二家並豐於財劉裕將建義與昶定謀昶欲盡散財物以供軍糧其妻可語以大事乃謂之云云周氏曰觀君舉措非謀及婦人者不過欲得財耳將其所生女在抱推而示之曰此可賣亦當不惜遂傾資產給之及將舉事周氏謂顗妻曰｜｜｜｜

｜｜｜宜浣濯沐浴以除之且｜｜｜｜我當悉
取作七日藏厭鎮妻信之所有絳色者悉斂以付焉
召置帳中督自剔縫以絳與祖遂得數
十人被服赫然悉出孟氏家人不知也每見一軍至
輒有喜色晉載記姚萇興苻登相持萇獨飛雷惡地
又次萇萇衆不滿三千惡地衆數萬氏人
赴之者首尾不絕萇｜｜｜｜｜｜｜曰同
惡相濟吾得一舉覆其巢穴云云與魏武事同。舅
殊不及夏侯色宋范曄謀逆事覺在獄中作詩曰雖
無嵇生琴庶同夏侯色又謂市其妓
妾來別煜悲涕流漣煜惕
謝綜曰｜｜｜｜｜｜｜｜｜每訪疑議先戒信命曰善
侯何顏色宋何承天
見陳字范悌我特不目色陳徐陵傳
見悌字邢
邵此表足使袁公變色北齊邢邵深為魏元义所禮
又除尚書令李神雋袁翻在
席又令邵作謝表須臾便就神
雋曰｜｜｜｜｜｜｜｜｜何物小子敢共魏收
作色北齊魏收
見史字一再誦賢賢易色唐章懷太子賢甫
數歲讀書一覽輒
不忘至論語賢賢易色一再誦
之高宗問其故對曰性實愛此鳶肩火色唐馬周
見益字拜

中書令有憂色唐岑文本見賀字賦日五色唐李程擢宏辭｜｜｜遺語警拔士流稱之跬步不能相物色唐郭子儀見度字縣令使浚渠執畚無忤色唐張志和見餌字旄節吾自可爲要假長安本色唐劉仁恭節度盧龍襲取滄景以子守文爲留後請命于朝昭宗不與仁恭㛐謂中人曰｜｜｜｜｜｜｜耳何見拒耶｜｜｜｜｜｜｜皃貌藍色唐盧杞｜｜｜｜生六十年未嘗識女色唐元德秀見餘字植立不動無懼色五代周鄭仁誨初事唐將陳紹光紹光好使酒嘗醉怒仁誨拔劍欲殺之左右皆走仁誨｜｜｜｜｜｜｜紹光擲劍于地曰汝有器量必富貴後位樞密使

〔息〕時間不容息史記張耳陳餘說武臣自立曰將軍毋失時｜｜｜｜｜昭王臨朝歎息史記范雎見拙字滯怒不爲春夏息後漢寇榮自云命中上書略曰今殘酷之吏欲使嚴朝必加濫罰是以自竄山林不意｜｜｜｜｜｜｜淹恚不爲順時息云云孤

客窮軍仰我鼻息 後漢袁紹爲勃海太守欲奪韓馥冀州使人說馥曰君自料寛仁容衆爲天下所附孰與袁氏馥曰不如也臨危吐決智勇過人孰與袁氏曰不如也世布恩德天下家受其惠孰與袁氏馥曰不如也又曰將軍資三不如之勢久處其上袁氏必不爲將軍下也莫若舉冀州以讓袁氏馥然其計馥官屬曰紹｜｜｜｜｜｜｜｜譬嬰兒在股掌之上絕其乳哺可立餓殺柰何欲以州與之馥不聽乃避位紹領冀州牧承制以馥爲奮威將軍後懷猜懼去依張邈紹使使有所計議因共耳語馥謂見圖無何如廁自殺

柏孝長二日出戶問消息 魏杜襲傳見習字

假響言者責息 晉五行志吳孫休時烏程人有得困病及差能以響言言於此而聞於彼自其所聽不覺聲之大也自遠聽之如人對言遠者所過十數里其鄰人有責息於外歷年不還乃假之使爲責讓懼以禍福負物者以爲鬼神耶顒仆云云此言不從之咎也

一氣千餘息 晉許邁字叔元一名映句容人未弱冠造郭璞爲之筮遇泰之上六爻發璞曰君元吉自天宜學升遐之道邁乃候南海太守鮑靚探其至要謂餘杭懸霤山是洞庭西門潛通五嶽遂立精舍而往來茅嶺之洞室以尋仙

館父母於道婦還家携同志徧游名山初採藥桐廬之栢山映欲斷粮以此山近人不得專一四面藩之好道之徒欲相見者登樓與語常服氣｜｜｜｜永和中移入臨安西山登巖茹芝眇然自得欲名元字遠遊與王羲之書云自山陰南至臨安多有金堂玉室仙人芝草左元放之徒漢末諸得道者皆在焉自後莫測所終好道者謂之羽化

猛獸歎息梁沈崇傃母卒倚墳哀慟飛鳥翔集恒有｜｜來望之有聲狀如｜｜者

神力虛弱唯令以食味消息後魏彭城王勰字文時輔政帝不豫醫欲進藥勰以帝｜｜｜｜｜｜｜｜

千人逐鬼一人得之諸人咸息北齊徐之才勸文宣受禪曰｜｜｜｜｜｜｜｜｜｜｜須定大業

高麗王左右皆雀息北史高麗傳見咏字

張嘉貞閱堂案失聲歎息唐采璪見案字

天子播越人臣當百舍一息唐李晟以神策將北定州德宗出奔天詔名晟即日治嚴語衆曰｜｜｜｜｜｜｜｜｜｜

美止息唐韓臯生知音律常曰長年後不顧聽樂以門內事多逆知之聞鼓琴至止息歎曰美哉嵇康之爲是曲其當晉魏之際乎其音主

商商爲秋秋者天將搖落肅殺其歲之晏乎晉乘金運商又金聲所以知魏方季而晉代也繼其商絃與宮同音如司馬氏之將篡也王凌等繼爲揚州都督咸有興復之謀皆爲懿父子所殺故其曲名廣陵散言魏散亡自廣陵始止息者言晉雖暴興終止息於此永嘉之亂其兆乎

自言唯馬上乃得休息 五代梁敬翔從太祖三十餘年事無細大必問之翔亦晝心勤勞晝夜不寐｜｜｜｜｜｜｜

｜｜進券以宋民負絲息 五代常思見券字

【稷】譬如衆星之有北辰百穀之有黍稷 後漢孔融辟司徒楊賜府時河南尹何進爲大將軍賜遣融奉謁賀進不時通融奪謁還府投劾而去進官屬恥之遣劍客欲殺融客言於進曰孔文舉英雄特傑｜｜｜｜｜｜｜｜｜｜｜｜｜｜將軍若怨此人則四方之士引領去矣進然之辟融舉高第拜侍御史

彼農皆黍而獨稷 後漢朱穆作絕交論蔡邕作正交曰｜｜｜｜｜｜｜農之嘉穀使交可廢則黍其怨矣馬黍亦神

欲以誣毀唐帝諷解禹稷 蜀諸葛亮爲後主魏司徒華歆司空王朗尚書令陳羣各與亮書使稱藩亮不報作正議

曰纖二三子逞說進辭｜｜｜｜｜
｜｜｜｜徒長文藻煩勞翰墨者矣

奏妓因張稷

寒年纖纈儉歲梁稷梁柳惲見妓字

天生晟為社稷梁劉訏見㲄字

唐李晟復京師秋毫無擾坊人之遠者宿昔乃知王
師之入露布至梁德宗感泣羣臣上壽且言晟為表
兇慙而市不易壁宗廟不震長安之人不識旗鼓雖
三代用師不能加之帝曰｜｜｜｜｜｜｜萬人豈獨
朕哉

哭羊陟

後漢趙壹造河南尹羊陟不得見壹以公
卿中非陟無足以託名者乃日到門陟尚
臥未起壹徑上堂臨之曰竊伏西州承高風舊矣乃
今方遇而忽然柰何命也因舉聲哭陟知非常人起
延與語大奇之因
稱薦之名動京師

既涉太行險斯路信難陟宋謝朏敗檻送

建鄴於路作悲人道以自哀晦兄子世基臨死為連
句詩曰偉哉橫海鱗壯矣垂天翼一旦失風波糊為
螻蟻食晦續之曰功遂侔昔人保退無智力｜｜｜
｜｜｜｜｜｜｜晦女為彭城王義康妃被髮徒跣
與父訣曰阿公大丈夫當橫尸
疆場柰何狼藉都市言訖叫絕

【敕】欲得貴職依刀敕齊茹法珍傳見刀字南面向挼代帝畫敕齊徐龍駒鬱林時爲羽林監常住含章殿著黄綸帽被貂裘｜｜｜｜｜｜｜左右侍直與帝不異明帝輔政請誅之賈德冑奏學書作敕北齊樂陵王百年見玦字忘宣敕隋牛宏見之字不經鳳閣鸞臺何謂之敕唐劉禕之武后時爲宰相或告禕之受孫萬榮金與許敬宗妾私通后遣王本立鞫治以敕示之禕之曰｜｜｜｜｜｜｜｜｜后以謂拒制使賜死批敕唐李嶠見尾字羨餘銀悉供別敕唐裴延齡見銀字

【直】輕魏將栢直漢韓信見任字蒼天與直漢趙幽王友高帝子也以諸呂女爲后不愛好怒去讒之太后太后怒召趙王置邸令衛圍守之不得食王餓乃歌曰諸呂用事兮劉氏微迫脅王侯兮彊授我妃我妃既妒兮誣我以惡讒女亂國兮上曾不悟我無忠臣兮何故棄國自快中野兮｜｜｜｜于嗟不可悔兮寧早自賊爲王餓死兮誰者憐之呂氏絶理兮託天報仇遂幽死殺史見極平易正直後漢班彪見目字地將震而樞星直後漢蔡邕字伯

皆作釋海略曰||||||井無景而日陰食注云吴子春秋曰吾見維星絶框星散地其動乎陰食謂不顯食几日陰食則井無影

牢直後漢董卓見態字

賣病豬追還半直後漢公沙穆見豬字

文生訾呵減價子許隨價讎直魏衛瓘傳見情字

賣魚如常取直魏任峻見魚字

欲視氣候令奴樓上更直蜀周羣見災字

不復呼劉備字以關張杖刀立直蜀馬超見字字

奏馮悏不敎儒業令學生番直晉崔洪見陵字

酒色之殺人甚於作直晉傳咸見了字

勸毋不宜受伯送錢禪宅直宋蔡興宗父廓起二宅以東宅與兄軌軌送錢五十萬禪宅直興宗白母曰一家由來豊儉必共今日宅直不宜受也軌深慚曰我年六十行事不及十歲卜包

置讀書左右翻次上直梁元帝患目不自執卷||||||||||五人各伺一更帝睡熟大斬左右讀失次第或偷卷度紙帝必驚覺更令追讀

誹諧似優剛腸似直梁周宏正見詼字

馬夜逸暴人禾駐馬

待明訪主酬直隋趙軌見甚字意密理新惟庚自直隋虞世基傳見胃字不救野狐落火自劾入三十直唐溫造見比字詔有司給宅直唐馬周見宅字世長愚且直唐蘇世長為王世充守襄陽歸唐授王山屯監高祖曰卿自謂佞邪直邪答曰愚且直帝曰若直者何為背賊歸我世長曰臣智窮力屈乃歸陛下洗世充不死臣尚為勍敵帝笑曰何名長而意之短口正而心之邪世長曰名長意短誠如聖旨口正心邪不敢奉詔昔竇融以河西降漢十世侯之臣舉山南以歸唯蒙屯監帝悅遷諫議大夫以選事委令

史句直唐蕭子儒見叱字學直唐裴耀卿為相王府典籤與掾邸悅文學韋利器更直備顧問府號｜｜吾屬命繞一馬直唐鄧景山為太原尹裨將抵死諸將請贖不許其弟請代不許請納一馬贖乃許眾怒曰｜｜｜｜｜｜｜乎遂作亂殺景山坐失因貶以代

同舍夕直唐嘗參見因字賤帛估高鹽直唐陸長源見鹽字納廨中

橋直唐柳玭見橋字元宗以宋璟責直唐李林甫傳見比字民訟以獻

子擲之勝者爲直五代董昌在越州素愿不能決事｜｜｜｜｜｜｜｜

力 時力史記蘇秦者字辯努名 天授非人力史記漢文帝爲代王漢大臣誅諸呂

使人迎代王張武勸毋往宋昌曰呂后立諸呂專制

然而太尉以一節入北軍一呼士卒皆左袒此乃｜

｜｜｜｜也云云

漢韓信見伍字 李悝爲魏文侯作敎盡地力漢食貨志見敍

字不如仲力漢高紀見賴字 吾寧鬬智不能鬬力漢項羽傳見羨字

秋豪皆帝力漢張敖嗣立爲趙王尚高帝魯元公主七年帝從平城過趙趙王旦暮自上食

體甚卑有子壻禮帝箕踞詈甚慢之趙相貫高趙

父耳客也怒曰吾王孱王也說敖曰皇帝過王無禮

請爲王殺之敖齧其指出血曰君何言之誤先王失

國賴皇帝而復國德流子孫｜｜｜｜｜也願君勿

復出口高曰吾王長者不背德今帝辱我王故欲殺

之何迺汙王爲事成歸王事敗獨身坐耳云云餘見殺

諒字 縣官不足爲盡力漢楊惲失爵位家居兄子安平侯譚曰西河太守建平杜侯前

以罪過出今徵爲御史大夫侯罪薄又有功且復用

惲曰有功何益｜｜｜｜｜｜｜譚曰縣官實然盡

司隸歸馮翊皆盡力吏也俱坐事誅蒙子公力漢陳咸見恨字見謂憂邊思職
馭吏力漢丙吉見上字此人顯於世何侯力漢何武仁厚好進士爲楚內史
厚兩龔在沛郡厚兩唐及爲公卿爲之朝廷｜｜｜｜｜｜｜也世以此多爲此皆聖主
之德非小臣之力漢龔遂見生字今日所蒙稽古之力後漢桓榮
字春卿少習歐陽尚書建武中入授皇太子拜博士
詔問誰可傅太子者羣臣言太子舅執金吾陰識可
博士張佚正色曰今陛下立太子爲陰氏乎爲天下
乎即爲陰氏則陰侯可爲天下則固宜用天下皆才
帝稱善即拜佚爲太子太傅而以榮爲少傅賜輜車
乘馬榮大會諸生陳其車馬印綬曰｜｜｜｜｜｜
｜｜可不勉哉後拜太常榮初遭王莽之亂與族人
桓元卿同飢厄而榮講誦不息元卿嗤曰但自苦氣
力何時復施用榮笑不應及爲太常元卿歎曰我農
家子豈意學之爲利乃若是哉注曰勞拜太常元卿
來候榮諸弟子曰平生笑盡氣力今何如元卿曰我安能知此哉平生笑盡氣力見上
唐堯以德化爲冠冕以稷契爲筋力後漢黃瓊字世英位太尉病篤

上疏曰｜｜｜｜｜｜｜｜｜｜｜｜｜｜｜｜｜至哀呼時姦伎擅權外戚專恣所冠不以仁義爲冕所蹈不以賢佐爲舄云云

臣食不敢遺餘奉職不敢遺力後漢董宣見平字

陸子可謂駑馬有逸足之力蜀龐統使吳吳人多聞其名及還並會昌門陸績顧劭全琮皆往統曰｜｜｜｜｜｜｜｜｜｜｜顧子可謂駑牛能負重致遠也謂全琮曰卿好施慕名有似汝南樊子昭雖智力不多亦一時之佳也績劭謂統曰使天下太平當與卿共料四海之士注或問統曰陸子爲勝乎統曰駑力雖精所致一人耳駑牛一日行三百里所致豈一人之重哉劭問吾與卿孰愈統曰陶冶世俗甄綜人物吾不及卿論帝王之秘策攬倚伏之要最吾似有一日之長

諸人以舌擊賊伺惟以力晉宋伺見賊字

得無貽厥之力梁到溉孫藎早聰慧位殿中郎溉每和御詩武帝輒手詔戲溉曰｜｜｜｜｜｜帝登北顧賦詩藎受詔便成上謂溉曰藎定才子翻恐卿從來文章假手於藎又賜溉連珠曰硯磨墨以騰文筆飛毫以書信如飛蛾之赴火豈焚身之可吝必耄年其已及可假之於少藎見書如此

朕當使卿智不使卿力

梁孫謙爲零陵太守以老徵爲光祿大夫每朝見猶請劇職自效武帝笑曰｜｜｜｜｜｜｜｜｜

夢佛授戒名勝力 梁陶宏景見禹字

官好仕無所用力 陳任忠小名蠻奴爲領軍隋兵渡江忠馳於皇閤馳入見後主曰｜｜｜｜｜｜｜遂出降引韓擒虎入南掖門隋文帝後謂羣臣曰平陳之初悔不殺任蠻奴受人榮祿兼當重寄不能橫屍亦無所用力與宏演納肝何遠也

莫怪儀衛多稽古之力 北齊崔㥄見多字

沙苑之敗策馬而走曰丁掾力 北齊李神儁見我字

我得邊力 後周晉公護太祖病屬以後事時嗣子幼弱寇在近人情不安護綱紀中外撫循文武衆心乃定太祖常曰｜｜｜｜人莫曉至是人以護字當之

彥之所貢稽古之力 隋辛彥之見類字

甄公好得法華經力 後梁主蕭詧初鎮襄陽時與梁元帝有隙詧記室甄元成懷貳密書與元帝申欵武得書送詧詧深信佛法常願不殺誦法華經人元成素誦此經遂獲免詧後見元成曰｜｜｜｜｜｜｜｜教以

泰中團力 唐曹王皋見法字

張公論事有回天之力 唐張元素爲侍

御史太宗發卒治洛陽宮元素諫罷之魏徵聞而歎曰｜｜｜｜｜｜｜｜｜｜豈抄經鑄像力唐姚崇治令曰五帝之時致仁壽無山短下逮三王國祚延久其臣則彭祖老聃皆得長齡此時無佛｜｜｜｜｜｜｜耶此令狐丞相之力唐裴坦見坐字罵任圜曰爾何蟲豸恃婦家力五代盧程見豸字

【翼】多為奇陣張左右翼文記李牧見怯字漢盜縱左右翼漢衛青見蟲字假賊兵為虎翼漢賈誼夢生八翼晉陶侃少時漁雷澤得一織梭以挂于壁有頃雷雨自化為龍而去又｜｜｜飛而上天見天門九重已登其八唯有一門不得入閽者以杖擊之墜地折其左翼及寤左腋猶痛又嘗如廁見一人朱衣介幘斂板曰以君長者故來相報君後當為公位八州都督有善相者師圭謂曰君左手中指有豎理當為公若徹于上貴不可言侃以針決之見血灑壁而為公字以紙裛之公字愈明及都督八州據上流擁彊兵潛有窺窬之志每思折翼之祥自抑而止每思夢折翼見上未若諸庾翼翼晉孫放見又字升輅車

觸毀金翼 後魏魏蘭根雄偉美丈以有容儀以爲奉車都尉｜｜｜｜｜｜｜歛容請罪帝曰御體絕過人素不便習何足懼也

兄弟天生之羽翼 唐寧王傳元宗賜王書曰魏大詩西山一一何高高高殊無極上有兩仙童不飲亦不食賜我一一丸藥光耀有五色服之四五日身體生羽翼朕每言服藥而求羽翼孰如｜｜｜｜｜｜｜乎陳思王之才足以經國卒使憂死魏祚未終司馬氏奪之豈神丸劾耶

使吾得之傳虎以翼 五代唐李襲吉初爲晉王掌書記晉與梁交兵後晉王數困欲與梁和使襲吉爲書梁祖使人讀之至每手尊拳交相於暮夜金戈鐵馬蹂踐於明時歎曰李公僻處一隅有士如此｜｜｜｜｜｜｜｜也

弋

羌人謂奴爲無弋 後漢羌無弋爰劒者爲秦奴隸亡歸秦人追之藏山穴中得免｜｜｜｜｜｜｜以爰劒嘗爲奴隸因名之後世世爲豪

匜

識服匜 齊陸澄傳覽無不知竟陵王子良得古器小口方腹而底平可容七八升澄曰此名服匜單于以與蘇武王視器底有字如澄言

棘 孔子塋中不生荊棘史記｜｜｜｜｜｜｜｜及刺人草屏居人外

門生荊棘後漢尹勤見門字鸞鳳棲枳棘後漢仇覽見生字定闗中

披荊棘後漢馮異見思字孔子闕里無故自除荊棘後漢紀永見除

字會見銅駝在荊棘晉索靖見駝字圖鄰女形釘其心以棘

晉顧愷之見心字但使十步而有一芳余亦何辭於荊棘北齊

盧詢祖見爪字夢走趨叢棘北齊馬敬德為後主侍講其妻夜｜猛獸將來向之敬德｜｜

｜｜妻伏地不敢動敬德占曰吾當為大官趍棘遊

九卿也爾伏地夫人也後以師傅恩拜儀同三司其

徒曰馬生勝孔子孔子不得儀同屯田微有不理名主掌解衣倒曳

於荊棘隋趙仲卿見菟字跣足履棘五代梁主彥章見槍字於榜開門

徹棘五代和凝唐明宗時以翰林學士知貢舉時進士浮薄喜為諠譁以動主司每放榜則圍之以

棘閉省門絕人出入以為常凝徹圍開門而士皆肅

然所取皆一時之秀故事知貢舉者所放進士以已

及第時名次爲重擬及第時第五從知貢舉選范質爲第五而擬與質皆位宰相封魯國公官太子太傅當時以爲榮

〔億〕討東羌無慮用錢五十四億 後漢段熲爲護羌校尉桓帝敕｜｜｜先零等詣問術略熲上言若以騎兵五千步萬人車三千兩三冬二夏足以破定｜｜｜｜｜｜｜｜帝從之及平費用四十四億軍士死者四百餘人斬首三萬八千六百餘級獲牛馬羊驢駱駝四十二萬七千五百餘頭

〔極〕布衣之極 漢張良見侯字

唯天子建中和之極 漢兒寬爲左內史武帝議封禪諸儒皆五十餘人未能有所定上以問寬寬曰封泰山禪梁父昭姓考瑞帝王之盛節也然享薦之義不著于經以爲封禪告成合祛於天地神祇祗戒精專以接神明總百官之職各稱事宜而爲之節文唯聖王所由制定其當令將舉大事優游數年使羣臣使人自盡終莫能成｜｜｜｜｜｜｜｜｜兼總條貫金聲而玉振之上然之乃自制儀采儒術以文焉合開也祛開也

更烏孫馬爲西

極漢張騫傳初天子發書易曰神馬當從西北來得烏孫馬好名曰天馬及得宛汗血馬益壯更名烏孫馬曰西極馬宛馬曰天馬云云

敍史見極後漢班彪見目字　叙之斗極後漢趙壹見火字

與顧榮共論易太極晉紀瞻字思遠召拜尚書與顧榮同赴洛在塗｜｜｜｜｜｜｜｜榮曰太極謂混沌之時曚昧未分天地混其體聖人藏其身老子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誠易之太極也而王氏云太極天地愚謂未當若太極爲天地則是天地自生無生天地者也瞻曰仲尼稱易準無復其餘也夫天清地平兩儀交泰其間自然之數孰知其始吾子云曚昧未分豈其然乎聖人人也安能藏其身於混沌未分之内意者直謂太極極盡之稱言其理極無復外形外形既極而生兩儀王氏指向可謂近之

名行殿曰圓極後魏念賢爲太師録尚書事西魏文帝時行殿初成詔近侍名之對者非一莫允帝心賢乃爲圓極帝笑曰與朕意同即以名之

所居室自號寧極唐盧鴻隱嵩山｜｜｜｜｜｜

夜夢若有告者易有太極唐王勃著讀易｜｜｜｜｜｜｜子勉思之寤而作易發揮至晉卦會病止

〔域〕穿域漢霍去病見鞠字閉玉關謝西域後漢臧宮傳見歃字江南畢

薄之域後漢徐穉見出字秀異固莚於方外不出於中域晉華

譚字令思廣陵人吳平舉秀才將凡州秀孝策無逮

譚答王濟嘲之曰君吳楚之人亡國之餘有何秀孝

而應斯舉譚曰｜｜｜｜｜｜｜｜｜明珠

文貝生於江鬱之濱夜光之璞出乎荆藍之下文王

生於東夷大禹生於西羌子弗聞乎昔武王克商

遷殷頑民于洛邑諸君豈其苗裔乎濟甚禮之　上

行先生已生彌陀淨域梁庾詵見公字代同府使絕域唐狄仁傑

爲并州參軍同府鄭崇質母老疾當使絕域仁傑曰

君可貽親萬里憂乎詣長史藺仁基請代行時仁基

與司馬李孝廉不平相語曰

吾等可少愧矣則相待如初

〔逼〕朱异曰徐叟出入兩宮漸來見逼梁徐摛見郡字恐富貴

來逼隋楊素見臣字

回溪先生史韻入聲卷第四十七

回溪先生史韻入聲卷第四十八

回溪錢　諷　正初編集

二十五德

【德】吾爲若德　史記項王謂王翳曰吾聞漢購我頭千金邑萬戶｜｜｜｜自刎而死注曰德亦可是功德之

三王以弋道德　史記楚頃襄王時楚人有好以弱弓微繳加歸鴈之上者王召問之對曰小臣之好小矢之發也何足爲大王道且稱楚之大因天王之賢所弋非直此也昔｜｜｜｜｜五霸以弋戰國故秦魏燕趙者騏鴈也齊魯韓衛者青首也鄒費郯邳者羅鸗也王何不以聖人爲弓以勇士爲繳時張而射之此六雙者可得而囊載也王出寶弓碆新繳涉鄳塞以待秦之倦則南面稱王矣故秦爲大鳥負海內而處東面而立左臂據趙之西南右臂傅楚鄢郢膺擊韓魏垂頭中國奮翼鼓翅方三千里則秦未可獨招而夜射也欲以激怒襄王王召與語遂告曰先王爲秦所欺怨莫大焉今楚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猶足以踊躍中野而坐受困竊爲大王弗取也注騏音其鸗

昔龍皆野鳥 天下之陰德史記韓厥子言於晉景公復立趙後太史公以爲｜｜｜｜｜行陰德史記田成子見子字偏報諸所嘗見德史記蘇秦見印字精白以承休德漢賈山至言曰陛下念思祖考術追厥功使天下舉賢良方正之士天下皆訢訢焉曰將興堯舜之道三王之功矣天下士莫不｜｜｜｜｜｜衛卒顧留一年報恩德漢蓋寬饒見衣字功曹推賢可謂至德後漢郭丹見關字吾爲碑銘皆有慙德後漢郭林宗傳見色字雄姿傑出有王霸之略吾敬劉元德魏陳登見錄字張子臺似與陰陽合德魏邴原傳張闍見好字吾知禁三十年何意臨危處難反不及龐德魏于禁爲左將軍太祖使禁助曹仁討關羽於樊秋大霖雨漢水溢平地數文禁等七軍皆沒禁與諸將登高望水無所回避羽乘大船就攻禁等禁遂降惟龐德不屈節死太祖哀歎曰｜｜｜｜｜｜｜｜｜｜｜｜｜｜｜｜｜｜邪會孫權禽羽禁復在吳文帝踐阼權稱藩遣禁還帝引見禁鬚髮皓白形容憔悴泣涕頓首

帝慰喻拜黄遠將軍先北詣鄴謁高陵使豫於陵屋畫關羽戰克龐德憤怒禁降服之狀禁見慙恚發病薨

身是張益德蜀張飛見擒字

二王當國羊公無德晉羊祜為尚書僕射從甥王衍嘗詣祜陳事辭甚俊辯祜不然之衍拂衣而起祜謂客曰王夷甫方以盛名處大位然敗俗傷化必此人也又祜鎮荆州步闡之役戎以軍法將斬王戎戎衍並憾之每言論多毀祜時人語曰｜｜｜｜｜｜

羊主養買德晉桓冲見郎字

孟嘉故是盛德晉孟嘉見吏字

彈蕭惠開曰非才非望非勳非德宋劉瑀見未字

此是送吏部郎非關何彥德宋何尚之見郎字

汝不患不富貴但將之以道德梁周捨幼聰穎父容臨終曰｜｜｜｜｜｜｜｜｜｜｜

威鳳一羽足以驗其五德梁劉遵簡文爲太子時遵爲中庶子及卒太子與其從兄令曰賢從弟中庶內含玉潤外表瀾清及宏道下邑未申善政而能使人結去思野多馴翟此亦｜｜｜｜｜｜｜｜｜｜

吾以此文報德後魏常景初爲聽從於北京高允爲之聘妻給其資宅聰後爲允立碑每

云｜｜｜｜｜｜｜足矣景爲允作遺德頌崔光曰高光祿平日每矜其文自許報允之德今見常生此文不得獨擅其美

夢雉來謝德後魏裴安祖見雉字鄉令得免足使夷甫

慙德後魏溫子昇陷於蕭榮還京李楷曰｜｜｜｜｜｜｜｜｜｜里曰孝義門曰

文德後魏李諡見義字顧使安於德北齊安德王見王字改宣武軍爲

歸德五代袁象先見設字

〔得〕意氣揚揚甚自得史記晏嬰傳見去字吾欲與若復牽黃犬

俱出上蔡東門逐狡兔豈可得史記李斯爲趙高所誣謀反具五刑論腰斬咸陽市斯出獄與其中子俱執顧謂中子曰｜｜｜｜｜｜｜｜｜｜｜｜｜｜｜｜｜乎遂父子相哭而夷三族

吾爲公得漢項羽見罪字史記得爲德天下共逐鹿高

材者先得漢蒯通見主字捶楚之下何求不得漢路溫舒曰人情安則樂生痛則思死｜｜｜｜｜｜｜｜｜

獨可起而索不可坐而得漢燕王旦見小

字臣頭可得璽不可得漢霍光初輔幼主殿中嘗有怪一夜羣臣相驚光召符璽郎郎不肯授光光欲奪之郎按劒曰｜｜｜｜｜｜｜｜也光甚誼之明日詔增此郎秩二等衆庶莫不多光

膠西王有諫臣侯得漢龔遂為昌邑郎中令諫王賀曰臣聞｜｜｜｜｜｜｜｜王所為擬於桀紂也得以為堯舜也王說其諂諛嘗與寢處唯得所言以至於是今大王親近羣小漸漬邪惡所習存亡之機不可不慎

佳人難再得漢李夫人見立字魏荀粲見傷字

成帝復生天下不可得後漢王昌一名郎邯鄲人素為卜相工與趙繆王子林親善初王莽簒位長安中或稱成帝子子輿者莽殺之郎緣是詐稱真子輿與林等與趙國大豪共立郎率車騎入邯鄲上王宮光武自薊得走信都發兵與郎戰不利使杜威請降威雅稱郎成帝遺體光武曰｜｜｜｜｜｜｜｜｜況詐子輿乎威求萬戶侯光武曰顧得全身足矣威曰邯鄲雖鄙終不君臣相率但全身而已遂去因急攻拔之郎夜走追斬之

及其破壞頭顱墮地顧為孤豚豈可得後漢翟酺字子超安帝時為尚書帝追感祖母宋貴人悉封其家又元舅耿寶皇后兄弟閻顯

等並用威權醻上疏曰昔竇鄧之寵傾動四方至使議弄神器改更社稷｜｜｜｜｜｜｜｜｜｜｜｜｜

｜｜｜哉今外戚親幸功均造化臣恐戚威權外假歸之良難孔子曰吐珠於澤誰能不含此最安危之極

戒也注春秋保乾圖曰臣功大者主威侵權并族害己姦行吐珠於澤誰能不含言君之權柄外假必競

取以爲己利猶珠出於澤誰不含取以爲己實謂公府掾可劫得後漢馬日磾見節字

少答我常侍萬户侯不足得後漢傳爕見侍字不如生賈布

可大得後漢呂布既殺董卓卓將李傕等破長安布奔張揚於河內時李傕募求布急揚下諸將

皆欲圖之布懼謂揚曰與卿州里今見殺其功未必多｜｜｜｜｜｜｜所以瘦恨不

早相得魏呂布傳見瘦字爾向不取我豈能得晉郭翻見刀字此兒

雖小後能自得晉石崇司徒苞之幼子生於青州故小名齊奴少敏惠有謀苞臨終分財

物與諸子獨不及崇其母以爲言苞曰｜｜｜｜及爲荊州刺史劫遠使商客致富不貲時

人歎王阮兩得晉阮籍見居字我圖數千户郡尚未能得晉何

充字次道居宰相強方有器局以社稷為己任性好釋典崇修佛寺供給沙門糜費巨億不吝也親友貧之無所施遺以此獲譏於世阮裕戲之曰卿志大宇宙勇邁終古充問其故裕對曰｜｜｜｜｜｜｜｜｜｜｜卿圖作佛不亦大乎時郗愔及弟曇奉天師道而充與弟準崇信釋氏謝萬譏之曰二郗諂於道二何佞於佛

欲為丹徒布衣豈可得晉諸葛長民見機字

正患事主難得晉何無忌與劉裕相親結桓元纂位密共圖之劉毅家在京口與無忌素善言及興復之事無忌曰桓氏強盛其可圖乎毅曰天下自有強弱雖強易弱｜｜｜｜｜｜耳無忌曰天下草澤中非無英雄也毅曰所見唯有劉下邳無忌笑而不答還以告裕因共要毅舉義

每見錢曰我昔思汝一箇不得齊鬱林王見未字

百年復何可得齊豫章王嶷見年字

宮商暫離不可得齊褚彥回嘗聚袁粲舍初秋涼夕風月甚美彥回援琴奏別鵠之曲宮商既畢風神諧暢王彧謝莊撫節歎曰以無累之神合有道之器｜｜｜｜｜｜｜也

卿詐作善非實得齊張融傳見減字

范散騎小傻儉之一盡不可復得

梁范雲仕齊爲散騎使魏魏人李彪爲設甘蔗黃甘粽隨盡纔益彪笑曰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

丨經師易求人師難得 後魏盧誕博學有詞彩孝文詔曰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朕諸兒稍長欲令卿爲師乃親幸晉王第令晉王以下皆拜之於帝前

白擲劇飲亦天性所得 北齊九文適傳見風字

論易異先儒之旨天然獨得 隋楊伯醜見鈐字

不畏登不得 唐志見登字

君且輔政須大怖乃得 唐金梁鳳善相謂呂諲曰丨丨丨丨丨丨丨丨諲貴驛史榜之史哭入射諲兩矢幾中走而免明年知政事

伽名喘不得 唐來俊臣見伽字

此時佛出救不得 五代馮道見子字

特是子天才英特 唐李白峯有道蘇頲見而異之曰丨丨丨丨丨少益以學可比相如

勒 魏延何人豈爲楊儀所部勒 蜀魏延見將字

摩訶兜勒 晉樂志胡角者本以應口笳之聲後漸用之橫吹有雙角者即口樂也張博望入西域傳其法於西京惟得摩

||||一曲李延年因造新聲二十八解乘輿以爲武樂

健年羅啄評邑勒 南史新羅國呼城曰健牟羅其邑在内曰啄評在外曰邑勒猶中國之郡縣也

涉度婆勒 唐高仙芝見川字

上馬挾鞍勒 唐史敬奉見帶字

【肋】雞肋 後漢楊修見惜字 晉劉伶見拳字

平澤中逐麞數肋 梁曹景宗見婦字

周武帝賜羊肋 另見

【北】鶩東南備西北 漢吳王濞反兵至梁梁城守吳兵欲西不敢即走條侯軍欲會戰條侯壁不肯戰吳糧絕卒飢數挑戰遂夜奔條侯壁||||條侯使||||果從西北不得入吳大敗

騎馳東西車騖南北 漢東方朔見興字

尹翁歸部汾南閭孺部汾北 漢尹翁歸見南字

撫鳴劍而抵掌志馳於伊吾之北 後漢臧宮傳見敵字

鳴鼓攻賊西南自將掩賊東北 後漢朱雋爲右中郎將討南陽黃巾趙宏宏衆十餘萬據宛城雋擊斬之餘賊韓忠復據宛雋因鳴鼓攻其西南賊悉衆赴之雋自

將精兵五千掩其東北秉城而入忠退保小城乞降司馬張超等皆欲聽之雋曰昔秦項之際民無定主故賞附以勸來耳今海內一統惟黃巾造逆今若受降更開逆意非計也因急攻不剋雋登土山望曰吾知之矣賊乞降不受欲出不得所以死戰不如徹圍并兵入城忠見圍解執必自出出則意散易破之道也既而圍解忠果出戰雋因大破之忠等降賊遂解散

燕南趙北

後漢公孫瓚見礪字

南山之南北山之北

後漢法真見南字

太傅指南為北

魏曹爽傳見渴字

避難者多在郡南而寧居郡北

魏管寧漢末之亂聞公孫度令行海外遂往遼東時||||||||||||||||示無遷志

魏文帝臨江歎曰固天所以隔南北

吳孫權黃武四年魏文帝臨江觀兵有淩江之志帝見波濤洶湧歎曰固天所以隔南北遂歸

也

辭平北

晉王恭以平北將軍鎮京口初都督以北為號者多不祥故桓溫王坦之之徒不受鎮北之號恭以超受為辭實惡其名改前將軍

猶未識辰緯而意斷南北

齊顧歡隱於天台與孔珪共談四本曰蘭石危而郗宣國安而疎士季似而非公深謬而是何者同

昧其本而觀跋其末｜｜｜｜｜｜｜｜｜｜｜｜羣迷賭爭失得無準所以四本並文莫能相塞置逆

旅肅然山南大路北後魏崔敬友見旅字朝来靡旗亂轍者皆

子昇逐北後魏溫子昇字鵬舉御史中尉元匡博名詞人以為御史時射策者八百人唯子昇與孫搴等二十四人為高第于是預選者爭相引決匡使子昇當之皆受屈而去孫搴曰｜｜｜｜｜｜｜｜｜｜｜｜｜｜｜｜遂補御史時子昇年二十四

嚴興之南丁鄒之北北齊封孝琰為吏部郎和士開母喪附託者咸往奔哭鄴中富商丁鄒嚴興並為義孝有一士人亦在哭限孝琰入弔出謂人曰｜｜｜｜｜｜｜｜｜有一朝士號哭甚哀聞者傳之士開大怒譖于武成決鞭一百

曹植陸機復生於北北齊溫子昇見渾字

死以手指北唐張孝忠為成德李寶臣守易州寶臣晚節稍忌刻殺大將召孝忠孝忠不往然寶臣素善孝忠及病不能語以手指北而死其子惟岳擅文

〔踣〕英王踣唐志英宗賜羣臣巾子樣其制高而踣帝在藩邸時冠也時號｜｜｜踣頭仆也

【墨】注吳都賦直爲麈䥥紙墨魏志載晉衛權注左思吳都賦無所發明直爲麈䥥紙墨若士北息沉墨蜀郤正傳見墨字躬自伐薪以貿紙墨後魏荀濟見文字眉目分明鬢髮如墨晉葛洪見名字會楯上摩墨

【墨】注吳都賦直爲麈䥥紙墨（魏志載晉衛權注左思吳都賦無所發明直爲麈䥥紙墨）若士北息沉墨（蜀郤正傳見墨字）躬自伐薪以貿紙墨（後魏荀濟見文字）眉目分明鬢髮如墨（晉葛洪見名字）會楯上摩墨（宋謝晦見及字）鳳泉墅燎松丸墨（唐王方翼見墅字）以頭濡墨（唐張旭工草書每大醉叫呼狂走乃下筆或｜｜｜｜而書既醒自視以爲神不可復得也）妍捷不擇筆墨（唐裴行儉見捷字）

【塞】虛羡熏心貿禍蔽塞（漢路溫舒上書語）孟津捧土塞（後漢朱浮傳見承字）此江與開闢俱生寧可以沙囊塞（吳步隲表云魏人聞以東向多作布囊欲以盛沙塞江孫權曰｜｜｜｜｜｜｜｜｜｜｜｜｜｜｜｜｜｜若不如孤言當以牛千頭爲君作主人也）猿母箭創子爲以木葉塞（蜀鄧芝見創字）兩耳壁塞（晉夏統見處字）頸創以草塞（隋張定和見創字）

【則】師象山則漢樂志安世房中歌曰美芳磑磑即即丨丨丨丨注曰磑磑崇積也即即充實也師衆也則法也言積實之盛衆類如山也

我兒曹蓬髮歷齒未知禮則後漢太原王霸妻不知誰氏霸立高節與同郡令狐子伯為友子伯為楚相而其子為郡功曹子伯令子奉書于霸車馬服從雍容如也霸子方耕于野聞客至投耒而歸見令狐子沮怍不能仰視霸目之有愧色客去久卧不起妻怪其故霸曰吾與子伯素不相若向見其子容服甚光舉措有適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父子恩深不覺自失耳妻曰君少修清節不顧榮祿今子伯之貴孰與君之高奈何忘宿志而慙兒子乎霸屈起而笑曰有是哉遂共隱遯終身

下筆必為楷則後漢張芝見書字

行欲為無窮則晉阮籍見傳字

名範字士則魏鄧艾年十二隨母過潁川讀陳太邱碑言為世範行為士則遂丨丨丨丨丨後宗族同者改之

德為世表行為士則後周盧昌衡為徐州長史甚有能名吏部尚書蘇威考之曰丨丨丨丨丨丨丨丨

知我者亦以叔則不知我者亦以叔則梁任昉不事生產人戚訕其多乞貸亦隨

後散之親故常自歎曰｜｜｜
｜｜｜｜｜｜｜｜｜｜｜｜

獻瑤山往則 唐裴光庭見執字

賊子輿弊賊 後漢耿弇見意字 臣以武勇可守尉督盜賊 後漢馬武字子張南陽人王莽末入綠林中後與漢兵合位至捕虜將軍揚虛侯世祖後與功臣讌語從容曰諸卿不遭際會自度爵祿何所至乎鄧禹曰臣少學問可郡文學博士帝曰何言之謙乎卿鄧氏子志行脩整何爲不掾功曹餘各以次對至武曰｜｜｜｜｜｜｜｜｜｜帝笑曰且勿爲盜賊自致亭長斯可矣武嗜酒闊達敢言時醉在御前面折同列言其短無所避忌帝故縱之以爲笑樂帝雖制御功臣每能回容其宥小失遠方貢珍甘必先徧賜列侯而太官無餘不任以吏職故皆保其福祿終無誅譴者

事

行則爲福不行則爲賊 後漢張元字處虛沈深有大略中平二年張溫以車騎將軍出征邊草等元自田廬要說溫翦除中官溫關大震曰非不悅子之言顧力不能行何如元曰事行則爲福不行則爲賊今與公長辭矣即仰藥飲之溫執其手曰云云元遂去隱魯陽山中

謂曹操

清平之姦賊後漢許劭見雄字蛾賊後漢黃巾賊亦名｜｜皇甫音蟻謂賊衆多也
嵩傳豈以一子之命而縱國賊後漢橋元爲太尉以疾罷少子十歲獨游門次
卒有三人劫之登樓就元求貨有頃司隷率河南尹至恐并殺其子不欲迫之元瞋目曰姦人無狀元｜
｜｜｜｜｜｜｜｜｜手促令兵進元子亦死元乞下天下凡劫質皆并殺之不得贖以財寶將家師劫
貨不避豪貴于此遂絕米賊後漢張魯祖父陵造作符書受其道者輒出米五斗故謂之｜｜陵
傳子衡衡傳於魯魯其來學者初名鬼卒領部衆多者曰理頭各起義舍於路縣置米肉以給行旅量腹取
足過多則鬼能病之性雖猾吏志除豪賊後漢周紆字文通爲南行唐長到官曉吏
人曰長｜｜｜｜｜｜｜｜｜｜且勿相試殺縣中尤無狀者數十人君信可人必能辨
賊蜀費禕見碁字用官物討官賊晉陶侃爲江夏太守時陳敏寇武昌侃出兵衆之乃
以運船爲戰艦或言不可侃曰｜｜｜｜｜｜但須列上有本末耳遂擊破賊天下寧有白
頭賊晉陶侃爲荊州刺史擊杜弢于湘城弢將王貢挑戰侃遂謂曰弢爲益州吏盜用庫錢父死不

奔喪卿本佳人何爲隨之丨丨丨丨丨丨手貢初
横滕馬上侃言訖頁斂容下脚辭色甚順侃知其可
動復令諭之截髮

是乃遵養時賊

晋陶侃以太尉鎮
爲信貢遂來降
武昌時詔徵北中
郎將郭默爲右將軍默不願宿衛及赴召稱詔殺平
南將軍劉允自領江州侃聞投袂而起曰此必詐也
遂率大衆平之初司徒王導憚默不可制以默爲西
中郎將豫州刺史侃與導書曰郭默殺方州即得方
州害宰相便得宰相乎導答曰默居上流有如船艦
成資攻包含隱忍潛嚴足下軍到是以得風發相赴
豈非遵養時晦以定大事者耶丨丨丨丨丨丨
侃省書笑曰丨丨丨丨丨丨也

此手何可使着賊

晋庾
亮見
步字

得一利刀子足以殺賊

晋荀羨字令則七歲過
蘇峻難隨父崧在石頭
峻甚愛之恒置膝上羨陰白其母曰丨丨
丨丨丨丨丨丨丨母擒其口曰無妄言

若其復至

正是天不養國賊

晋謝琰字瑗度太傅安之子爲衛
將軍會稽内史琰以資望鎮越土
及至郡無撫綏之能不爲武備將帥諫曰孫恩在海
何人形便宜振揚仁風開自新之路琰曰苻堅百萬
尚送死淮南况孫恩奔衄歸海何能復出丨丨丨
丨丨丨丨丨丨丨令速就戮耳後恩果復入寇琰敗

害諸人以舌擊賊晉宋侗字仲文爲江夏騎督將西陽諸賊抄掠太守楊珉每請督將
議距賊計侗獨不言珉曰朱將軍何以不言侗曰
｜｜｜｜｜侗惟以力耳又問將軍前後擊賊何以
每得勝侗曰兩敵共對惟當忍之彼不能忍我能忍是以勝耳珉大笑
此客必能作賊
晉王敦見敦字 諸君怯懊乃是譽賊晉蘇峻陷京師縱兵大掠驅役百官逼令擔負
上蔣山裸剝士女皆懷苫草自鄣無草者坐地以上自覆峻東西攻擣兵威日盛戰無不克温嶠等唱義
朝士之奔義軍者皆云峻狡黠有智力徒黨驍勇惟當以天討有罪誅滅不久若言人事未易除也嶠怒
曰｜｜｜｜｜｜｜｜｜累戰不獲嶠亦深憚之及 每入見符堅輒箕踞而坐
呼之爲氐賊晉周虓爲梓潼太守母爲符堅所獲遂｜｜｜｜｜｜｜｜｜｜｜｜｜｜
｜堅不悦餘見峯字 樊坦對石勒言猾賊晉石勒見言字 六情所受皆
悉是賊晉佛圖澄見慈字 臨海太守謂爲山賊宋謝靈運見海字 孔
熙先三十爲散騎侍郎那得不作賊宋范曄傳見彩字 卿南

人怯懦豈辯作賊宋顧覬之吳郡人爲尚書郎嘗于文帝坐論江東人物言及顧榮求叔謂曰｜｜｜｜｜｜｜｜｜覬之正色曰卿乃後以忠義笑人何敞之崔百姓以鹽蒜食賊梁郡陵王見蒜字諧榆賊後魏宗室天穆傳河間邢杲寇青州衆號十萬无是河南人笑河北人好食榆葉故齊人號之爲｜｜｜天穆討平之對大衆呼天唱賊後漢宗室脩義爲吏部尚書唯事貨賄時高居求上黨郡脩義已私許人柳居不與居言不遂脩義命左右牽曳之居｜｜｜｜｜｜人問曰白日公庭安得有賊居指脩義曰此生上者達天子詔物多者得官京師白劫非大賊手脩義失色君著白衣稱白賊後魏李孝伯與宋張暢遊語曰知水路爲白賊所斷暢曰｜｜｜｜｜｜｜也孝伯大笑我此二婦並堪擊賊北齊神武納孝莊后爾朱氏爲別室神武甚敬重之見必束帶自稱下官神武後迎蠕蠕公主爲朱氏迎于木井公主引角弓仰射翔鵰應弦而落爾朱氏引長弓斜射飛鳥亦一發而中神武喜曰｜｜｜｜｜｜｜｜不作偷驢摸犢賊北齊崔㥄與神武定議廢立有功後以貪汙逃還鄉里時

清河多盜太守石愷得尋殺愷經使宅謂少年曰諸
郎輩莫作賊太守打殺人使曰下官家作賊止捉一
天子常背下殿捉一天子推上殿｜｜｜｜｜｜｜伊常於沈約集中作賊北齊
魏收每願邢邵文邵云江南任昉文體本疎魏收非
直搜擬亦大偷爲收聞曰｜｜｜｜｜｜｜，何
意道我偷任任沈俱有重名邢魏各有所好顏之推
以二公意問祖珽珽答曰見邢魏之臧否即是任沈
之優劣收以溫子昇全不作賦邢邵雖有文非所長
常云會須能作賦始成大才士惟以章表碑誌自許
此外更同兒戲文宣常呼爲賊北齊祖珽見油字卿是好人鄒忽作
賊隋藝術韋鼎爲光州刺文有土豪外脩邊幅常爲劫盜鼎於都會謂曰｜｜｜｜｜｜｜因條其
從書其人驚懼即首服射七十發皆中賊唐高祖爲隋將擊龍門賊｜｜｜｜｜｜｜
｜敗去盡得其箭于其尸比來人多口打賊唐嗣虢王巨剛銳果決祿山反元宗召對
大悅敕楊國忠與語久不得罷國忠怠曰｜｜｜｜｜｜｜君不爾手巨曰誰爲相公手打賊者乎｜鳥
賊唐李容師見識字天策長史不見上將擊賊唐唐儉見歐字反殘

賊唐王遂傳李師道平析齊爲三鎮以遂爲沂兗海觀察使遂褊刻杖仆官倘制盛夏治署舍程督峭將吏素悍戾遂撫罵曰丨丨丨尋爲譯杖王弁所殺　吾欲氣吞逆賊唐張巡見碑字

臣生不能報陛下死爲鬼癘賊唐張巡守睢陽城將陷巡西向再拜曰孤城備竭弗能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

肉食者欲以兒戲禦劇賊唐蕭潁士傳安祿山反潁士見河南採訪使郭納言守禦計不用歎曰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難矣哉

破銅山賊唐李義府見布字　劫天子賊奪天子賊唐韓全誨劫昭宗幸鳳翔朱全忠圍之外兵詬守者曰丨丨丨丨丨守者亦詬外曰丨丨丨丨丨

黃賊打黑賊唐志黃巢朱破京師時鄆人以黃米及黑豆屑蒸食之謂之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

扳矢反以射賊五代梁張歸霸拒張晊於赤岡天中歸霸拔之反以射賊一發而斃太祖望見甚壯之

【勍】殺趙繡以爲兩勍漢嚴延年見家事

【黑】臨池學書水爲之黑後漢張芝見書字　狀肥醜而黑後漢梁鴻

傳見光字形長而色黑晉孝武李太后崙字賈家種妬而少子醜而短黑晉惠賈后見可字食鵜肉知白黑晉戰記待融見口字衣裳不㡳几案塵黑齊王逺之字宣約位光祿大夫給事中追之淳素｜｜｜｜｜｜｜年老手不釋卷不可濟江以舟中人鼻下氣皆黑唐裴容師見負字

〔克〕文翁柔勝先生剛克後魏常爽高尚不仕教授門徒七百餘人立訓有勸裒之科弟子事之若嚴君高允稱爽之嚴教曰｜｜｜｜｜｜｜立教雖殊成人一也八遇八克唐裴師德與吐蕃戰白水澗｜｜｜｜

〔尅〕八戰八尅後漢吳漢與公孫述戰于廣都成都之間｜｜｜｜遂平蜀

〔刻〕天囚行尸命在漏刻漢王莽傳見屍字王尋王邑自以功在漏刻後漢光武紀見勇字賦三十韻詩限三𠯈刻成二刻梁謝微見字賦二百字詩以三刻梁到沆見成字武帝與語常移晷刻成字

梁賀琛見雅字漢秝後天二日十二刻梁陶宏景以等推知漢熹平三年丁丑冬至加時在日中而天實以乙亥冬至加時在夜半凡差三十八刻是｜｜｜｜｜｜｜｜｜｜也每延英對宰臣率漏下十一刻唐文宗銳意於治｜｜｜｜｜｜｜｜｜｜｜｜｜｜｜凡除吏必召見訪問察其能否故太和之初政事修飭

惑

有君人之言退熒惑史記宋景公見度字堯放四罪而天下服今除一吏而衆皆惑漢鮑宣字子都哀帝時丁傅子弟並進董賢貴幸宣以諫大夫從其後上書諫曰｜｜｜｜｜｜｜｜｜｜｜｜｜｜｜｜｜｜古刑人尚服今賞人反惑我有三不惑後漢楊秉見財字與柏景造滕何由退熒惑晉陶回見舍字胥斬王波厭熒惑晉石季龍見矢字求熒惑後魏崔浩字伯深研精元象明元時太史奏熒惑在匏瓜星中一夕忽失所在帝召諸儒與史官求之浩曰庚午之夕辛未之朔天有重陰雲熒惑之亡當在此二日之內庚與未皆主秦辛為西裔今姚興據咸陽是熒惑入秦矣諸人曰天上失

星人安能知其所詣浩笑而不答後安惑果出東井明年姚興死二年國滅人乃服

賀修德退熒惑隋袁充為太史令熒惑守太微數旬時繕修宮室征役繁重充上表稱陛下修德熒惑退舍百辠畢賀充取媚于上如此

拒府中賀退熒惑唐李晟見退字

置水城門以禳熒惑五代唐莊宗同光二年九月｜｜｜｜｜｜｜注以非禮故書

國吾不知水之可以亡人之國史記魏世家見足字

若不脩德舟中之人盡為敵國史記吳起見險字

此天下辯士所居傾國史記項羽紀漢王使侯公說項王與漢中分天下歸漢王父母妻子漢王封侯公為平國君曰｜｜｜｜｜｜｜

三王弋道德五霸弋戰國史記楚世家見德字

金城湯池千里之國漢張良傳劉敬說上都關中左右大臣皆山東人多勸上都雒陽雒陽東有成皋西有殽黽背河嚮洛其固亦足恃良曰雒陽其中小不過數百里且地薄四面受敵夫關中左殽函右隴蜀南有巴蜀之饒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固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此所謂｜｜｜｜｜｜｜

丨劉敬說是也上即日駕西都關中恐天下以吾私廣國漢中居嘉文帝時為御史大夫張蒼免相文帝以皇后弟竇廣國賢有行欲相之曰丨丨丨丨丨丨丨久念不可而高帝時大臣餘見無可者廼以嘉為丞相

臣請乞火於曹相國漢蒯通傳曹參為齊相請通為客初齊王田榮畔項羽劫齊處士東郭先生梁石君及榮敗二人醜之入深山隱居客謂通曰先生知梁石君東郭先生何不進之於相國乎通曰臣之里婦與里之諸母相善也里婦夜亡肉姑以為盜而逐之婦過所善諸母語以事而謝之里母即束縕請火于亡肉家曰昨暮夜犬得肉爭鬭相殺請火治之亡肉家遽追呼其婦故里母非談說之士也束縕乞火非還婦之道也物有相類事有適可丨丨丨丨丨丨丨丨廼見相國曰婦人有夫死三日而嫁者有幽居守寡不出門者足下即欲求婦何取曰取不嫁者通曰然則求臣亦猶是也東郭先生梁石君齊之俊士也隱居不嫁未嘗卑節下意以求仕也願足下禮之相國曰敬受命皆以為上賓注曰縕亂麻也

致金帛贖通國漢蘇武留匈奴十九歲年老子前坐事死宣帝憫之問左右武在匈奴久豈有子乎武因平恩侯白前發匈奴時口婦適產一子通國有

聲問未絕因使者｜｜｜｜｜之上許焉｜｜至上以為郎器人于絲竹鼓鞞之間

則是陳惠李微高于斥衛可相國漢史丹元帝時以駙馬都尉護太子家時定陶王有材藝太子頗有酒色之失元帝被疾留好音樂或置鼙鼓殿下天子自臨軒檻上隤銅丸以擿鼓聲中嚴鼓之節後宮左右習知音者莫能為而定陶王亦能之上數稱其材丹進曰凡所謂材者敏而好學溫故知新皇太子是也若迺｜｜｜｜｜｜｜｜｜｜｜｜｜｜｜｜｜｜｜｜｜｜｜｜也上嘿然而笑注曰陳惠李微是時好音者為黃門鼓吹

天下騷動大將軍得之若一敵國漢劇孟以俠聞吳楚反太尉周亞夫東將至河南得劇孟喜曰吳楚舉大事而不求劇孟吾知其無能為已｜｜｜｜｜｜｜｜｜｜｜｜｜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漢李夫人見立字

吳公差彊人意隱若一敵國後漢吳漢字子顏為大司馬性彊力每從征伐帝未安恒側足而立諸將見戰陳不利或多惶懼漢意氣自若方整厲器械激揚吏士光武遣人觀大司馬何為還言方修戰攻之具乃數曰｜｜｜｜｜｜｜｜｜｜｜矣每出師朝受詔

夕引道初無辨嚴之日故能任職以功名終及在朝廷謹質形于體貌漢嘗出征妻子在後買田業漢還讓之田單師在外吏士不足何多買田宅乎遂分與昆弟外家

苦身待士不如為國

後漢弟五倫肅宗時為司空帝以明德太后故尊崇舅氏馬廖兄弟廖等傾身交結士爭赴趨之倫以后族過盛上疏曰明帝譬諸外戚曰｜｜｜｜｜｜｜｜戴盆望天事不兩施臣常刻著五藏書諸紳帶竊聞衛尉廖以布三千疋城門校尉防以錢三百萬私贍三輔衣冠越騎校尉光臘日用羊三百頭米四百斛肉五千斤臣不敢不以聞及諸馬得罪歸國竇氏怙貴倫復上疏竇憲椒房之親年盛志美此識好士交結之方然諸出入貴戚者類多瑕釁禁錮之人三輔論議者至云以貴戚發錮當復以貴戚浣濯之猶解酲當以酒也臣願嚴敕憲等閉門自守

河伯以水為城國

後漢周舉傳曰昔齊大旱景公欲祀河伯晏子諫曰｜｜｜｜｜｜｜魚鱉為民庶水盡魚枯豈不欲雨自是不能致也

中國名士聞有李安國

魏夏侯元傳李豐字安國明帝嘗問吳降人曰江東聞｜｜｜｜為誰降者曰｜｜｜｜｜帝曰豐名被于吳越邪

吾之不可負桓侯猶桓侯之

不負國 晉相彝爲宣城内史蘇峻反桑遣將軍俞縱攻峻別將軍敗或勸縱退縱曰｜｜｜｜｜｜｜｜｜｜｜｜也戰死

魯詩書之國 五代慕容彥超據兗州反判官崔周度曰｜｜｜｜｜自伯禽以來未有霸者云云彥超怨因事斬之

劉約死至蒙珠離國 晉載記劉聰子約死一指猶暖及蘇言見聰父元海于不周山諸王公卿將相死者悉在宮室甚壯麗號曰蒙珠離國元海謂約曰東北有遮須夷國無主久待汝父爲之汝父後三年當來約拜辭歸道過一國曰猗尼渠餘國引約入宮與約皮囊一枚曰爲吾遺漢皇帝約歸置皮囊於機俄蘇使左右機上取囊開之有一方白玉題曰猗尼渠餘國天王敬信遮須夷國天王歲在攝提當相見也馳使呈聰聰曰若審如此吾不懼死矣及聰死與王并葬焉

赤火南流喪南國 齊武帝紀先是魏地謠曰｜｜｜｜｜｜｜永明十一年有沙門從北齎此火至色赤於常火而微云以療疾多得其驗咸云聖火炙至七炷而疾愈是年帝崩

學士輩不堪經國 齊劉係宗見宗字

三焉共掌帝儀可謂舅甥之國 後魏李瑾爲散騎侍郎與黃門郎王遵業尚書郎盧觀與脩儀注王

盧即璧之外兄臨淮三或曰｜｜｜｜｜｜｜｜｜｜｜｜｜｜何以亡秦之官稱於上國後魏李安世見秦字待見外孫然後返國北齊蠕蠕公主阿那瓌女也神武娉之阿那瓌使弟禿突佳送女戒曰｜｜｜｜｜｜｜｜公主性嚴毅一生不肯華言神武審病不得往公主所禿突佳怨恚神武自射堂輿疾就公主見將護如此骨肉還相殘何況執玉帛者萬國北齊盧詢祖封大夏男好臧否人物眾嫉之言其淫于從妹宋人思道曰大夏何為招四海議詢祖曰｜｜｜｜｜｜｜｜｜｜｜｜｜｜稱門閥者推八柱國後周李弼謂見家字當為汝求柱國隋李敏選尚周宣帝后樂平公主女娥英公主謂敏曰我以天下與至尊唯一女夫｜｜｜｜｜若授餘官慎無謝及進見上謂公主曰敏何官曰白丁耳謂敏曰今授儀同敏不答上曰不滿爾意耶今授開府又不謝上曰公主有大功于我我何得向其女婿惜官今授柱國敏乃蹈舞敏與宇文氏大業末俱為煬帝所殺今是大國臣非復赤土國北史赤土國扶南別種也隋大業中屯田主事常駿求使其國既至駿宣詔書其王曰｜｜｜

｜｜｜｜｜｜｜矣

汝曹誑我將我入狗國北史悅般國見中字三柱國

唐劉仁軌見里字敗膚髮痛在身辱衣冠恥在國唐李傑爲御史大夫尚衣奉御長孫昕素惡傑遇于道內侍元宗姻婿與所親共毆辱之傑訴曰｜｜｜｜｜｜｜｜｜｜帝怒杖殺昕謝百官降書慰傑

君不負臨賀肯負國唐楊憑傳徐晦見賀字

新羅君子國唐新羅傳元宗遣邢璹使其國記璹曰｜｜｜｜｜｜卿往宜演經誼使知大國之盛

破面不愈於破國唐李林甫爲相元宗將立太子林甫探帝意數稱壽王而帝意自屬忠王太子既立林甫畏禍起韋堅杜有隣獄以搖東宮未幾誣河西節度使王忠嗣欲擁兵佐太子帝不信林甫未得忘一日從容曰古者立儲君必先賢德非有大勳力于宗社則莫若元子帝曰慶王往年獵爲豹傷面甚答曰｜｜｜｜｜｜｜予帝頗惑曰朕徐思之然太子自以謹孝聞帝無所發其猜

殺民姓萬姓國五代皇甫暉見姓字

逸豫可以忘身憂勞可以興國五代伶官傳

二十六緝獨用

【習】勇可習　魏杜襲字子緒爲西鄂長劉表攻西鄂襲率男女固守時南陽功曹柏孝長在城中入室閉戶牽被覆頭相攻半日稍敢出面其明側立而聽二日出戶問消息四五日乃更負楯親鬭語子緒曰丨丨丨也　畫地書空寓所習　唐劉仁軌少貧賤好學遭亂不能自安每動止丨丨丨丨丨卒以通博聞後至將相　特由水墨之積習　唐王紹宗工草隸常日鄙夫書無工者丨丨丨丨丨丨丨耳常精心率意虛神靜思以取之吳中陸大夫以余比虞君以不臨寫故也聞虞被中畫腹正與余同虞即世南也

【襲】妻省疾命左右扶起冠幘加襲　吳顧悌見幘字　剋日方戰不爲掩襲　晉羊祜見計字

【集】神未至而百鬼集　史記武紀五利將軍棊大常夜祠其家欲以下神丨丨丨丨丨丨丨矣然頗能使之　字遥集　晉阮孚字遥集咸次子也其母胡婢孚初生其姑取王廷壽魯靈光

殿賦曰胡人遙集於上摳而以字焉郡庭白烏集晉虞溥見庭字王海集齊張融見海字七葉之中人人有集梁王筠與諸兒論家集云史稱安平崔氏汝南應氏累葉有文才然不過父子兩三世耳非有｜｜｜｜以一名德重光爵位相繼｜｜｜｜如吾門者也

官爲一集梁王筠自撰其文章｜｜｜｜｜自洗馬中書中庶吏部左佐臨海太府各十卷尚書三十卷凡一百卷

先通回文集後魏邢臧與裴敬憲盧觀共讀回文集臧獨先通

達生文人集北齊李槩爲殿中侍御史性倨傲每對兄弟露髻披服略無少長之禮臨卒自簡詩二十四首謂之｜｜｜｜｜自爲之序

一覽便誦何遜集北齊元文遙初魏濟陰王暉業大會賓客時有人將何遜集初入洛邢邵試命文遙幾編可得文遙一覽便誦時年十餘歲暉業曰吾家十里駒也邵曰此殆古未有

手寫梁武簡文二集後周蕭大圜梁簡文帝手爲鱗趾殿學士梁武集四十卷簡文集九十卷各止一本並藏秘閣大圜既入鱗趾方見之乃手寫二集一年並畢識者稱歎

寶章集唐王方慶傳武后嘗就求羲之書方慶奏十世從祖羲之書今

所存惟一軸并上十一世祖導至曾祖覽并九世從祖猷之等書共十篇后語崔融序其閥閱號｜｜｜後暢之

瓜上蠅集唐武儒衡見上字

李氏花萼集唐李乂與二兄俱以文章自名兄弟同爲一集號｜｜｜｜

每遷官升平第烏集唐鄭仲郢見第字

聯珠集唐竇羣兄常弟牟庠鞏皆爲郎工詞章爲｜｜｜｜義取昆弟若五星然

偷江東集唐羅紹威爲魏博節度以江東羅隱工詩學暬詰之通譜系昭穆因目己所爲詩曰｜｜｜｜云

西江集五代王仁裕好爲詩嘗夢剖腸胃以西江水灌之顧見江中沙石皆爲篆籀文因取而吞之由是文思益進乃集平生所作詩萬餘首號｜｜｜云

撰佛國記法喜集五代馬允孫見字記

〔濕〕爲人上操下急如東濕漢甯成好氣爲少吏必陵其長吏｜｜｜｜｜｜

｜｜推燥居濕後漢李善見潼字阿母王聖出自賤微得遭千載雖有｜｜｜之勤而前後賞惠過報後漢楊震言安帝勞苦而無厭之心不知紀極

驗蜜中鼠矢裹乾外

濕（吴孫亮見矢字）詹唐黏濕（宋范曄見方字）書獲全而被大濕（齊虞龢少好學居貧屋漏恐濕墳典乃舒被覆書｜｜｜｜｜｜｜時人以比高鳳）蔣帝廟中人馬脚畫泥濕（梁曹景宗傳見廟字）

【執】契同友執（晉王導與元帝｜｜｜｜｜｜）

【汁】衆啜汁（史記魏世家見術字）明府政未能致甘露此青木汁（後漢鄭敬見露字）何賴飲肉汁（後漢孔融傳見破字）飲糞汁（後漢董卓傳郭汜見藥字）我曹自可相食何宜使犬舐其汁（後漢陽球靈帝時為司隸校尉奏收中常侍王甫太尉段熲等付獄自臨考甫等五毒備至甫小子永樂少府萌謂球曰父子既當伏誅少以楚毒假借老父球曰若罪惡無狀死不滅責欲求假借邪萌乃罵曰爾前事吾父子如奴奴敢反主乎球使以土窒萌口箠朴交至甫父子悉死杖下熲亦自殺乃僵磔甫尸於夏門城曹節見之收淚曰｜｜｜｜｜｜｜｜｜｜｜｜｜｜｜手直入省白帝曰陽球故酷暴吏不宜使在司隸乃徙為衛尉球被召急求見帝

曰乞假臣一月令豺狼梟鴟各伏其辜叩頭流血殷上呵叱曰衛尉折詔耶再三乃之後與司徒劉郃等謀誅中官下獄死

引羊車以竹葉鹽汁（晉胡貴嬪傳見車字）石崇廁上置甲煎粉沉香汁（晉王敦見敦字）滑臺陷母出乳汁（宋朱脩之見出字）擢崔叔瓚鬟沃以溷汁（北齊文宣見頭字）

王

知二五而不知十（史記越王無彊見諭字）楚戰士無不以一當十（漢項羽救趙大破秦軍當是時諸侯救鉅鹿者十餘壁莫敢縱兵及楚擊秦諸侯皆從壁上觀｜｜｜｜｜｜｜｜｜呼聲動天地諸侯軍人人惴恐於是楚已破秦軍召見諸侯將入轅門膝行而前莫敢仰視羽繇是始爲諸侯上）蒸餅坼作十（晉何曾見處字）怒兄子爲謝安設盛饌杖之四十（晉陸納見業字）如此人曾不得四十（晉王濛見兒字）每醉於父墓前自杖三十（晉庾袞初袞父戒袞以酒每醉自責曰發先人之誡何以訓人乃於父墓前自杖三十）每須一物輒造正御三十副御

次副各三十宋明帝見杖字少時常恐不滿五十梁任昉見爪字一
大人只十北齊文宣登祚改元天保識者曰天保字||||||帝其不過十乎帝曾問大山
道士曰吾得幾年為天子答曰三十年帝曰十年十
月十日得非三十乎帝果以天保十年十月甲午崩
時以為知命領軍一時三十北齊後主見依字天杖以百二十後周
宣帝見杖字部內縣令犯法遂自杖三十後周長孫儉與荊襄所部縣令
為百姓所訟推按得實儉大集僚屬於聽事前引己
過肉袒自罰捨令不問文帝與儉書曰近聞公||
||||||||用肅羣下聞之嘉歎良久外祖愍其孤幼捨之命左
右自杖三十隋皇甫績少孤為外祖韋孝寛所鞠養孝寛以諸子墜業督以嚴訓愍績孤幼
持捨之績曰我無庭訓養於外氏不能尅躬勵己何以成立深自感激命左右自杖三十孝寛聞而對之
流涕每笞不滿十隋酷吏燕榮為幽州總管貪暴濫縱時詔以元宏嗣為幽州長史懼辱固
辭文帝知之敕榮曰宏嗣杖十已上罪皆奏聞榮忿曰豎子何敢弄我||||||然一日中或至三數

如是歷年怨隙日積榮遂收宏嗣付獄禁絕其粮宏嗣飢抽衣絮雜水咽之其妻詣闕稱寃遂徵榮還賜死先是榮家寢室無故有烟數斛從地墳出榮果死於烟出之處

郎謨欲獻字三十唐元載傳見監字

吾家世無五十五代唐趙鳳見耆字

改二十爲五十

五代漢蘇逢吉見春字

執伶奴安十十五代唐王思同爲京兆尹潞王從珂反鳳翔遣伶奴安十十以五綖踖思同欲因以通意思同執送京師

〔褶〕使世子燔翳捎褶魏崔炎太祖出征炎傳文帝於鄴世子仍出田獵變易服乘炎諫｜｜｜｜｜｜｜世子報曰昨奉嘉令欲使燔翳捎褶翳已壞矣褶亦去焉

釋講著袴褶吳呂範審與孫策棊範曰將軍士衆日盛綱紀猶不整乞暫領都督部分之策曰子衛士大夫豈宜屈小職範便｜｜｜｜｜｜執鞭詣閤下自綱領都督策乃委以事軍禁大行

遺行刑人袴褶晉郭璞見厠字

戶內爛顧颺所贈韋袴褶晉郭文見骨字

謂其子曰汝後勿袴褶齊呂安國見宮字

詔送白紬袴褶後魏王元成宏農人獻文

崩元威立草廬於州城門外衰裳蔬粥哭泣無時刺史以聞詔問狀云先帝澤被蒼生元威不勝哀慕心如此詔問欲有所訴聽列上元威曰聞諱悲號竊謂臣子同例無所求訴大除日｜｜｜｜｜與元威釋服下州令表異焉

乘牸牛弊韋袴褶後魏胡叟見岭字不肯著烏衣

袴褶後魏傅靈越初自北走南迎者出烏皮袴褶令代常服曰豈可著體上衣見垣公也謂刺史垣護之對曰當著此見南方國主豈垣公也竟不肯著

停服袴褶唐歸崇敬為主客員外郎時百官朔望皆服袴褶崇敬非之建言三代逵漢無其制隋以來始有服者事不稽古宜停代宗詔可

入天子夜然後入史記漢武紀見法字

三反而不致一入史記孟嘗君傳見門字

恣所為不問出入漢陳平傳楚圍漢王於滎陽漢王問平曰天下紛紛何時定平平曰項王為人恭敬愛人士之廉節好禮者多歸之至於行賞爵邑重之士亦以此不附大王嫚而少禮士之廉節者不來然大王能饒人以爵邑士之頑頓嗜利無恥者亦多歸漢誠各去兩短集兩長天下指麾可定矣然大王資侮人不能得廉節之士顧楚有可亂者彼項王骨鯁之臣亞父鍾離眛龍

且周殷之屬不過數人耳大王能出捐數萬斤金行反間間其君臣項王意忌信讒必內相誅漢王乃出黄金四萬斤予平｜｜｜｜｜｜平既多縱反間於楚軍宣言諸將、欲與漢為一滅項氏分王其地項王果疑之使使至漢漢太牢之具舉進見楚使陽驚曰以為亞父使復持去惡草具進楚使使歸具以報項王項王果大疑亞父亞父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為之願乞骸骨歸未及彭城疽發背死

持盾入漢樊噲見酒字

排闥直入漢樊噲見闥字

畫地為獄議不入漢路溫舒司馬遷傳並見對字

行縣邑陳兵出入漢韓信為楚王初之國｜｜｜｜｜｜有變告信欲反

音狀甚怪自牖而入後漢公沙穆見三字

立祠於永康至令蚊蚋不能入後漢趙炳有道術章安令惡其惑衆收殺之人為｜｜｜｜｜｜｜｜｜｜

城中外雀鼠不得出入魏文帝黃初四年詔曰朕以孫權命征南攻圍江陵｜｜｜｜｜｜｜｜｜｜此几上肉耳

步騎蹙人船豈得入吳呂蒙見鳩字

遇兩拜官不許以繳入晉王雅見傳字

人仕宦不入入當出不出

當入宋劉瑀見疾字從鳳莊門入宋謝朏莊之子超宗鳳之子明帝嘗敕超宗朏｜｜
｜｜超宗曰君命不可以不往乃超而入朏曰君麗臣以禮遂退不入時以比王尊王陽使二
老婦守閤不聽何尚之入宋王微見女字宋元麗後醉輒令
閉閤曰勿使丞入後魏辛琛為榮陽郡丞太守元麗性頗使酒琛每諫止之｜｜｜｜
｜｜｜｜｜｜｜｜｜｜也斗酒隻雞不敢入北齊宋室永樂神武從凡于封陽州公寵
豫州刺史家產不立神武問故答曰裴監為長史辛公正為別駕受王委寄｜｜｜｜｜｜｜神武乃以
永樂為濟州仍以監公正為長史別駕謂永樂曰爾勿大貪小小義取莫復畏杖門者曰何
故聽蠅入北齊庫狄伏連性愚狠為鄭州刺史居室忠蠅｜｜｜｜｜｜｜｜｜又不識士流
閑府參軍多是衣冠士族官加捶撻過遣築墻夢神決脊以入唐肅宗吳后忽寢厭曰夢
神降我介而劍夾我脅以入殆不能堪寤至其文尚隱然生代宗鐵簪畫壁記祖入
唐璪陽公主見祖字權貴干請但厚奉以稟入唐劉晏分置天下祖庸補署數

百人皆盡富時之選趣皆倚辦故能成功聯｜｜｜
｜｜｜以粟入奉之未嘗使亂事是以人人自勸

遠坊之人宿昔乃知王師之入唐李晟見援子朕謂久次欲

優其稍入唐郭承嘏自給事中出為華州刺史給事中盧載還詔書言承嘏宜在禁闥文宗曰

｜｜｜｜｜｜｜｜｜｜｜耳乃復給事中江淮弩士入唐王栖曜為浙西兵馬使李希烈反

將東襲宋州栖曜以彊弩三千涉水夜入寧陵希烈不之知晨朝矢集帳前驚曰｜｜｜｜｜矣遂不敢

東崔四入唐崔允交結朱全忠凡四拜相世謂｜｜｜

【立】秦為大鳥負海內而處東面而立史記楚世家見德字家徒

四壁立漢司馬相如與卓文君歸成都｜｜｜｜｜卓王孫大怒曰女不材我不忍殺一錢不分

也文君久之不樂曰弟俱之臨邛從昆弟假貸猶足為生何至自苦如此相如與俱之臨邛盡賣車騎買

酒舍乃令文君當壚相如身自著犢鼻褌與傭保雜作滌器於市中卓王孫恥之為杜門不出諸公更相

謂曰有一男兩女所不足者非財也長卿故倦雖貧其人材足依也卓王孫不得已分與文君僮百人錢

百萬及其嫁時衣被財物又見都字後漢崔寔字
子真初父卒困窮以酤釀販鬻爲業人多譏之寔終
不改求取足而已及仕歷位邊郡而
愈貧薄及卒家徒四壁立無以殯斂

北方有佳人絕世而獨立

漢孝武李夫人以倡進兄延年知音善
歌舞每爲新聲變曲聞者感動延年侍
上歌曰｜｜｜｜｜｜｜｜｜一顧傾人城再顧
傾人國寧不知傾城與傾國佳人難再得上日今世
豈有此人乎平陽主因言延年有女
弟上召見之實妙麗善舞由是得幸

當熊立

漢孝元馮昭儀
見 熊
字

三十而五經立

漢藝文志古之學者耕且養三
年而通一藝存其大體玩經文
而已是故用力少而畜
德多三十而五經立也

每從征伐帝未安恬側足而立

後漢吳漢
見國字

鍾離尚書若在此殿不立

後漢鍾離意
顯宗時爲尚
書僕射永平三年大旱而大起北宮意免冠諫會連
有變異意復上疏帝雖不時能用然知其至誠亦以
此不得久留出爲魯相後德陽殿成百官大會
帝思意言謂公卿曰｜｜｜｜｜｜｜｜｜｜

蒼天已死黃天當立

後漢皇甫嵩傳黃巾賊張角置三十
六方猶將軍號也大方萬餘人小方

六七千訛言｜｜｜｜｜｜歲在甲子天下大吉以白土書京師城寺門及州郡官府作甲子字皆着黃巾爲摽幟角稱天公將軍弟寶地公將軍弟梁人公將軍後爲皇甫嵩朱雋所破

以諸博士坐居上不就席獨立後漢戴憑見席字

稠人廣坐與張飛終日侍立蜀關羽見日字

孫夫人侍婢百餘皆執刀侍立蜀誌正傳見刀字

毋命守丹柰每雨輙抱樹而立晉王祥見炙字

處衆人中居然獨立晉庾數字子嵩有遠韻

都下震懼咸荷擔而立宋文帝元嘉二十七年魏太武至瓜步聲欲度江｜｜｜｜｜｜｜

手執鞍橋倒立後魏傅永見期字

卿之三義何以自立北齊杜弼文襄平王弼思政弼曰思政不察逆順之理不識大小之形不度強弱之勢宜其俘獲文襄曰古有逆取順守大吳困於小越弱燕能破強齊｜｜｜｜｜｜｜弼曰王若順而不大大而不強強而不順得如聖旨今既薰傳鄧言可以還立

所乘馬升聽事登牀而立後周盧光見破字

命裴

俠別立 後周裴俠爲河北郡守嘗與牧守俱謁文帝｜｜｜｜曰使清慎奉公爲天下之最今衆中有如俠者可與之俱衆默然時號獨立使君

耳目之官固當特立 唐韋思謙見偶字

捧首立 唐劉栖楚見埤字

射令人戴瓠立 唐日本國高宗時使者與蝦蛦人俱來蝦蛦亦居海島其使鬚長四尺許令人戴瓠立數十步射無不中

桑蔭不從而大功立 唐尉遲敬德贊

【粒】夏屋初成大匠先立其下嘉禾始熟農夫先嘗其粒 魏劉楨答借廓落帶書與晉庚懌扇事周見新字

噉落席飯粒 晉殷仲堪見盤字

日食米百粒 晉桑虞見哀字

織落毛拾遺粒 北史隱逸傳叔見毛字

【笠】扞兩笠 史記帝舜父瞽叟欲殺舜使上塗廩瞽叟焚廩舜乃以兩笠自扞而下去後又使舜穿井□□匚舜既入深瞽叟與象共下土舜從匿空旁出

斬鼇下士以取民家一笠 吳呂蒙見鎧字

塗中見相識輒覆面以傘笠 梁王籍見面字

篙工

柂師皆侈袖大笠唐韋堅見潭字

【揖】見沛公長揖漢酈食其見狂字見大將軍揖漢汲黯見客字奉高

譬諸汎濫雖清易挹後漢黃憲傳見來字爲計吏見司徒獨長

揖後漢趙壹見怪字寥室中學揖齊張敬兒見對字五郎虛位揖唐宋

璟見坐字舉笏却揖唐宋璟爲御史中丞有喪告滿入朝公卿以次謁通禮意張易之後至促

步前璟｜｜｜｜｜唯唯故積怨欲中傷之性不喜拜揖唐王績字無功性簡傲不喜拜揖見

爾知緝誕縱不嬰以家事

【泣】爲近婦人不泣史記箕子見詩字送燕后持踵泣史記趙世家見

面牛衣中涕泣漢王章見特字張升與友人相抱而泣後漢陳留

老父見所字金狄泣魏明帝徙長安承露盤盤折｜｜｜或｜諸葛亮卒廖立

垂泣蜀廖立字公淵爲長水校尉諸葛亮表其誹謗徙汶山郡立聞亮卒垂泣曰吾終左袵矣何

至作楚因相對泣晉王導見吾字百姓有罪應加捶撻向之涕泣晉夏方爲高山令百姓有罪｜｜｜｜｜｜｜｜而不加罪大小莫敢犯焉誤道眇目者輒涕泣宋袁粲忤孝武其母候帝出負塼叩頭流血塼碎傷目後與人語有｜｜｜｜｜｜闈樂令亡老姥棄槲葉大泣齊樂預見葉棄字見諸父常泣梁劉苞三歲而孤至六七歲｜｜｜｜｜時伯父收繒等並責其母謂其畏憚怒之苞曰早孤不及有識聞諸父多相似故悲耳母亦悲慟野老田父知與不知皆爲流泣梁王琳見血字李貴聞轉工部中大夫於府中悲泣後周裴俠爲民部中大夫藏吏主守倉儲隱沒至千萬使摘發略盡轉工部有大司空字錢物李貴於府中悲泣曰官物多費用裴公清嚴懼罪俠聞之許其自首貴言隱費錢五百萬若行事不允或妄嗔怒母還堂蒙袂而泣隋鄭善果見後字諸因聞還皆垂泣唐張文瓘爲大理卿不旬日斷獄四百抵罪者無怨言嘗有小疾囚相與齋禱願亟視事及拜侍中｜｜

【急】客星犯帝坐甚急 後漢嚴光 見態字 良怖急 後漢馬援 見游字 縛

虎不得不急 後漢呂布爲曹操所圍城陷乃下降布 見操曰今日已往天下定矣明公所患

不過於布今已服矣今布將騎明公將步天下不足

定也顧謂劉備曰元德卿爲坐上客我爲降虜繩縛

我急獨不可一言邪操笑曰丨丨丨丨丨丨命緩縛

劉備曰明公不見呂布事丁建陽董太師乎操頷之

布目備曰大耳兒最叵信陳宮字公臺本操將以東

郡叛降布與布俱禽操謂宮曰公臺平生自謂智有

餘今竟何如宮指布曰是子不用宮言以至於此操

曰奈卿老母何宮曰老母在公不在宮也夫以孝理

天下者不害人之親操復曰奈卿妻子何宮曰霸王

之主不絕人之祀固請就刑遂出不顧操爲之泣涕

布與宮皆 縊殺之 持我何太急 魏辛毗 見裾字 占婦殺夫以閤屋鵲

鳴聲甚急 魏管輅 見鳴字 怒客言西南風急 宋謝宏微 見舟字 定復

不急 齊謝朓爲吏部郎常輕江祏祏爲人祏請朓朓言 有一詩呼左右取旣而便停祏問故曰丨丨丨

丨祐以爲輕巳後祐又與弟祀侯䠥䠥曰可謂帶二江之雙流祐轉不堪因共說之䠥下獄死二江雙流

蜀都賦語革帶太急齊張融革帶寬殆將至解王敬則曰丨丨丨丨荅曰既非步吏急帶何爲

[給]卤救死扶傷不給漢司馬遷曰李陵提步卒五千足歷王庭垂餌虎口與單于連

戢丨丨丨丨丨丨丨築塹以自給後漢周紆字文通爲渤海太守每赦令到先遣使屬縣盡

決刑罪乃出詔書生微詣廷尉免紆廉潔無資常丨丨丨丨丨丨肅宗聞而憐之復以爲郎以馬磨

自給蜀許靖字文休汝南人與從弟劭私將情不偏耕擯靖不得齒叙丨丨丨丨諸子樵

釆自給後魏高允見官字馮公營婚日不暇給北齊袁聿脩爲吏部尚書

初馮子琮以僕射領選婚姻相尋聿脩常非笑之云馮公營婚日不暇給及聿脩自居選曹亦不能免時

論謂地勢然也隴種車騎尚不足給唐竇軌見詔字

[級]上功首卤差六級漢馮唐傳見用字融不知階級齊張融見丞字

足狗肉便了事何用階級齊周山圖傳見爲字在官以來不冐

一級後魏崔光韶誡子孫曰吾||||||豈以垂老之年求一階半級隋李起見樹字不樂胃游少年間取一班一級唐韋表微見味字

〔汲〕斬美人以笑躄者髮散行汲史記平原君見躄字城中頁戶而汲後漢光武紀王尋王邑圍昆陽數十重雲車十餘瞰臨城中或爲地道衝輣撞城|||||乞降不許餘見勇字文簿書記皆姬妾汲後漢公孫瓚見步字拜姑禮畢提甕出汲後漢鮑宣妻見時字母好飲江水妻常泝流出汲後漢姜詩妻見贈字

〔及〕吾不見賈生久自以爲過之今不及漢賈誼見席字心氣動則精神散而邪氣及漢東方朔見酒字八及後漢黨錮見禮字秦始皇漢孝武之儔才具微不及魏明帝與朝士素不接即位後歎曰獨見

侍中劉煜語盡日眾人側聽煜既出問何如煜曰｜｜｜｜｜｜｜｜｜｜｜｜｜耳真粹之

地所不及晉荀藩二子邃闓俱有名明帝問王廙曰二荀孰賢廙答以闓才明過邃庾亮曰邃｜｜｜｜亦闓｜｜｜由是議者莫能定其兄弟優劣清貞簡貴不減父祖但

曠淡微不及晉王述見癡字人言汝勝我定不及晉王述每受職不為虛讓其有所辭必于不受及遷尚書令其子坦之諫以故事應讓述曰汝謂我不堪邪坦之曰非也但克讓自美事耳述曰既云堪何為復讓｜｜｜｜｜｜｜｜｜也坦之為指溫長史溫欲為子求婚于坦之及還家省父而述愛坦之雖長大猶抱置膝上坦之因言溫意述大怒遽排下曰汝竟癡邪詎可畏溫面而以女妻兵也坦之辭以他故溫曰此尊君不肯耳遂止

其子朝棄而暮及晉郗似見兒字

仲尼生而知之非希企所及晉孫放字齊莊七八歲庾亮問欲齊何莊放曰欲齊莊周亮曰不慕仲尼邪放曰｜｜｜｜｜｜｜｜｜｜｜亮大奇之時人以方揚

德祖微將不及宋謝晦字宣明美風姿善言笑眉目分明鬢髮如墨涉獵文義博贍多通

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梅聞猶以爲恨其狂不可及宋顏延之見狂字我聽

鼓吹殆不及齊孔珪見鳴字常常貴人所不及齊紀僧真見戶字若

貴臣盡杖正恐吾輩及唐張嘉貞傳見保字官車載物賜優人

李可及唐曹確傳見車字又見彈字

【邑】絳水可以灌平陽汾水可以灌安邑史記魏世家見足字祠

三神于百邑史記趙世家見令字表會稽山爲奉邑史記范蠡見意字

以沛爲朕湯沐邑漢高祖見鄉字獻城陽郡爲魯元湯沐邑

漢齊悼惠王見危字陳兵行縣邑漢韓信見入字誘單于於馬邑漢韓安國

傳見壹字陳仲弓宏道下邑後漢左雄黃瓊傳論見倫字豈以口腹累

安邑後漢閔仲叔見去字置圍棊州邑宋王諶傳明帝好圍棊丨丨丨丨丨以建安王

休仁爲圍棊州都大中正諶等四人爲小中正褚思莊等爲清定訪問屈折小官栖泊

京邑後魏高慤有文才太武每徵辭疾不應笑其兄兄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常從容於家若得

封必以居巢紹司徒舊邑唐劉子元見史字德宗親擇吏宰

畿邑唐鄭渾爲相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政有朕它宰相賀帝得人渾獨曰此特京兆尹職耳陛下當擇臣輩以輔聖德臣當選京兆尹以承大化尹當求令長親細事代尹求令非陛下所宜帝然之

回溪先生史韻卷第四十八

回溪 錢 諷 正初 編集

二十七合與盍通

〔合〕履至尊而制六合 秦紀見旗字 力田不如逢年善仕不如遇合 史記佞幸傳諺曰｜｜｜｜｜｜｜｜｜固無虛言 仕不為祿所如不合 漢敘傳班彪字叔皮數應三公之名｜｜｜｜｜｜｜｜｜學不為人博而不俗言不為華 述而不作 常以為落落難合 後漢耿弇傳見父字 詭言滹沱冰合 後漢王霸見揄字 伏波論兵與我意合 後漢馬援為人明鬚髮眉目如畫閑于進對尤善述前世事每言及三輔長者下至閭里少年皆可觀聽自皇太子諸王侍聞者莫不屬耳忘倦又善兵策光武曰｜｜｜｜｜｜｜｜ 性嗜榮貴不求苟合 魏王肅見友字 不學孫吳而暗與之合 晉山濤為右僕射時平吳之後武帝詔天下罷軍役示海內大安州郡悉

去兵帝常講武于宣武場濤時有疾詔乘步輦從因與盧欽論用兵之本以為不宜去州郡武備其論甚精時咸謂山濤｜｜｜｜｜｜帝稱之曰天下名言也而不能用及永寧之後寇盜猋起郡國皆以無備不能制天下遂大亂卒如濤言焉 非無此論但晚合 晉謝石傳見巖字 以慧琳道人比甘松蘇合 宋范煜見方字 戴日依天清六合 後魏鄭道昭見照字 不讀兵書而暗與之合 後魏賀拔岳｜｜卩｜｜｜｜｜｜ 望之如黑雲四合 北齊安德王延宗傳周軍圍晉陽｜｜｜｜。｜｜｜ 文又愚於六合 北齊劉晝見馳字 七月葉河冰合 唐王方翼討三姓咽麪以｜｜次｜｜無舟而一夕冰合時以為祥 名流民所居里曰義合 唐袁滋見里字

閤 起客館開東閤 漢公孫宏自見為舉首起徒步數年至宰相封侯于是｜｜｜｜｜｜以延賢人與參謀議宏身食一肉脫粟飯故人賓客仰衣食家無所餘宏薨李蔡莊青翟趙周石慶公孫賀劉屈氂繼踵為丞相自蔡至慶客館邱虛而已至賀屈氂時壞為馬廐車庫奴婢室矣 傷兄

弟訟曰不聽事卧閤漢韓延壽見田字在田野亡事且留我

東閤漢朱雲傳見士字刺史去從後閤漢陳遵見欽字開後閤晉王敦見敳字

不聽何尚之入閤宋王敬玄見女字洗黃閤宋何尚之元亾立以爲司空孝武兵至新林門生皆逃尚之父子與婢妾共｜｜｜見張暢傳因雷震黃閤宋鄧琬傳見輦字

釘塞內外閤齊褚賁見寵字買朱侃半宅回黃閤梁王瑩見銅字

太守每醉輒令閉閤後魏辛琛見入字韓長鸞遣人推出

柏閤北齊祖珽爲相與陸媼等爭權出爲北徐州珽求見後主｜｜｜｜｜｜｜｜｜｜珽不肯行又令軍士曳牽而出

犬吠晝入內閤北齊邢邵見吠字毋聽處決常坐

閤唐鄭善果見決字宣政正衙紫宸入閤五代李琪傳唐故事天子日御殿曰常參朔望薦食陵寢思慕不能臨前殿則御便殿曰入閤宣政前殿也謂之衙衙有仗紫宸便殿也謂之閤其不御前殿自正衙喚仗由閤門而入百官隨以入見謂之入閤衙朝也其禮尊閤宴見也其事殺乾

符後因亂正衙常日廢伏而朔望入閤有仗遂以入閤爲重出御前殿猶謂之入閤

【鴿】讀經有飛鴿後漢崔光見前字射殿梁鳴鴿隋崔彭見鳶字賦五色鴿唐徐浩見英字

【帀】圍漢王三帀漢高帝伐楚入彭城項羽自以精兵三萬擊漢漢大戰彭城靈壁東大破漢軍睢水爲之不流||||大風從西北起折木發屋揚砂石晝晦楚軍亂漢王得遁去遅明圍宛城三帀漢高祖略南陽南陽守走保宛沛公欲引兵過宛西張良諫曰今不下宛宛從後擊彊秦在前此危道也沛公乃夜引軍從他道還偃旗幟||||||南陽守欲自剄其舍人陳恢踰城見沛公云云爲四起大髻髮尚繞髻三帀後漢明德馬后見髻字環洛陽城一帀後漢馮異傳更始遣朱鮪等將三十萬守洛陽光武北徇燕趙以異爲孟津將軍與河內太守寇恂拒鮪鮪遣蘇茂攻溫鮪自將攻平陰以緩異異遣軍與恂合擊茂破之異因度河擊鮪鮪走異追至洛陽環城一帀而歸天子稱無上將軍行陣三帀後漢

何進傳見觀字弔婦父被髮裸身繞之三帀晉王忱見文字賈充令
妓女繞其船三帀晉夏統見御字夢日化爲龍繞已數帀後魏
宣武母高夫人見龍字皇風一鼓九地帀後魏鄭道昭見照字夢柱轉三
帀比齊陽休之初將仕夢一大冢休之登冢頭見一
銅柱趺爲蓮花形休之從西北登柱礎以手捉柱一
柱遂右轉休之呪曰柱轉三帀吾至
三公柱遂三帀而止其夢竟驗云吾已許周帀五代
伶官傳莊宗嬖伶周帀爲梁所得後入汴周帀謁于
馬前曰身得不死者教坊使陳俊儲德源之
力乞二州以報莊宗皆許爲刺史郭崇韜曰所與共
取天下者封賞未及因格其命踰年莊宗謂崇韜曰
丨丨丨丨丨矣卒以後
爲景州德源憲州刺史

【颯】今日答颯宋鄭鮮之見遠字

【雜】漢家本以霸王道雜漢元帝紀見度字殊翁雜漢樂志象載瑜歌云
赤鴈集六紛員丨丨丨五采文六鴈
數也翁鴈頸也言其文采殊異也麥已雜後漢范冉見蕪

字曠而有檢通而不雜晉嵇紹誕於行已不飾小節｜｜｜｜｜臣性不耐雜宋張敷為江夏王義恭參軍義恭就文帝求一學義沙門會敷赴假還江陵入辭帝令後車載沙門往謂曰道中可得言晤敷不奉詔曰｜｜｜｜｜文帝甚不悅

【答】布渠答漢朝錯傳注曰渠答鐵蒺藜也廣談虞不能對虞筆廣不能答晉摯虞才學通博時東平太叔廣樞機清辯｜｜｜｜｜｜｜｜｜更相嗤笑紛然於世王導問在東米價張目不答晉王述見癡字老兄試為卿答晉劉毅傳見借字高晉陵自答齊高與諸晉陵令劉蒨了不相接與甚銜之俄與代蒨為縣蒨迎贈甚厚與受餉答書曰｜｜｜｜｜｜人問之與曰劉蒨餉晉陵令耳何關與事白麻答五代白再榮留契丹滅晉再榮從契丹北歸至鎮州契丹留麻答守之而去晉人留者共攻麻答走之推再榮為留後再榮貪而無謀悉拘留事麻答者取其財鎮人號｜｜｜

【踏】嚙齧怒雞子圓轉不止以屐齒踏晉王述見子字庾信上有

媟牀踐踏梁宗室見媟字部堯廟壁直上橫踏梁羊侃見尋字神武

愍世子親加毆蹋北齊陳元康見知字

〔納〕聽肆意聚納宋蕭惠開妹當適桂陽王女又當適孝武子資遣當二十萬乃以爲豫章內史——由是在郡著貪暴之聲欲爲舍人在殿中周旋吐納唐孫處約見又字又見家字

二十八畫

〔榼〕王縫馬瑙榼後魏孝武高后見缽字冢娶婦懿宗賜珠珍二

銀榼唐優人李可及見辭字

〔榻〕懸榻後漢徐穉南昌人恭儉禮讓太守陳蕃以禮請爲功曹旣謁而退蕃在郡不接賓客唯穉來特設一榻去則懸之後漢陳蕃字仲舉爲樂安太守郡人周璆高潔之士前後郡守招命莫至唯蕃能至焉字而不名特爲置一榻去則縣之坐穿木榻見魏管寧字見諸葛亮巴

下獨擅一榻蜀簡雍見語字恕杜預坐客連榻晉羊琇見客字劉柳
東脩整帶造于別榻晉謝道韞見僮字客莚不置連榻梁宗室歎
封臨汝侯爲益州郡史顏僧灘｜｜遂有香撜｜｜｜｜武帝以此爲懟以憂愧卒坐庾信於
別榻梁宗室見䟽字詔中齋別施一榻梁孔休源爲晉安王長史王深相倚於｜
｜｜｜｜｜云此是孔長史坐人莫得預換父所坐榻後魏宗室順任城王澄長子也初拜
尚書僕射上省見榻甚故令史云此榻曾經先王順涕泗交集令換之吏人追思留所
坐榻後魏薛聰爲齊州刺史政存簡静卒於州｜｜｜｜｜｜｜以爲遺愛每引見或
升御榻北齊趙彥深位司徒歷事累朝皇建以後禮遇稍重｜｜｜｜｜｜｜常呼官而不名
獨坐滿一榻隋韋藝爲營州摠管藝容貌瓌偉每邊裔參謁必整儀衛盛服以見之｜｜
｜｜蕃人畏懼莫敢仰視賜坐御榻唐竇執見公字坐與妃嬪連榻唐姜皎爲
殿中監元宗詔出入卧內｜｜｜｜｜｜笏積一榻唐崔琳見笏字試彝樽銘命

施特榻唐崔湜見銘字 撤傳詔榻唐李峴為相故事政事堂不接賓客自元載為相中人傳詔者引升堂置榻待之峴至即敕吏徹榻 金雞障前坐特榻唐安祿山見障字

未病衣冠寢墓中石榻唐李適見敕字

【臘】以嘉平名臘史記秦始皇見平字 用漢家正臘漢元后傳王莽更漢家黑貂著黃貂又改漢家正朔伏臘日太后令其官屬黑貂至漢家正臘日獨與左右相對飲酒食 我先人豈知王氏臘後漢陳寵曾祖咸成哀間以律令為尚書王莽輔政多改漢制咸心非之去職及莽篡位獨用漢家祖臘人問故咸曰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乎乃收斂其家律令書文皆壁藏之咸性仁恕常戒子孫曰為人議法當依于輕雖有百金之利慎無與人重比 祀竈神以臘後漢陰識傳見羊字 下有兄弟布粟之資上可以供先公伏臘唐楊瑒伯父志操頤剛簡未遇時著閑居賦自託常日得田十頃僮婢十人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足矣

【蠟】代薪以蠟 晉石崇見薪字 屐好自蠟 晉阮孚見屐字 阿奴投然蠟 晉周顗見策字

二十九葉 與帖業通

【葉】百步射柳葉 史記周紀蘇厲說白起曰楚有養由基善射去柳葉百步而射之百發而百中之有一夫曰可教射矣養由基怒曰客安能教我射乎客曰吾非能教子支左詘右也夫去柳葉百步而射之百發百中之不以善息少焉氣衰力倦一發不中百發盡發今破韓魏北取趙藺離石者公之功多矣今又將兵過兩周倍韓攻梁一舉不得前功盡棄公不如無出 固塞文法爲枝葉 史記陳勝世家曰先王以仁義爲本以||||||| 龜千歲巢于蓮葉 史記龜策傳見上字 王氏墓梓柱生枝葉 漢劉向見墓字 猶以烈風掃彼枯葉 後漢鄭公業說對董卓曰明公將帥皆中表腹心忠誠可任以膠固之衆當解后之執|||||||| 俎豆以槀木飾葉 後漢劉元見首字 稚去麥飯蔥葉 後漢

井丹見春字猶迅風之振秋葉魏辛毗說太祖赦袁譚語猿子拔葥塞
木葉蜀鄧芝見劉字朱異餘卒餒甚食葛葉晉文帝輔魏政諸葛誕擁兵淮
南吳遣朱異救誕帝令石苞等破之於都陸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而遁引羊車插竹葉
晉武胡嬪傳見車字蔽蟬翳葉晉顧愷之見詠字削桐葉晉唐叔虞見圭字枕
白石席松葉宋關康之見帕字竹燈纘生枝葉齊南海王子罕武帝子也
母寢疾子罕晝夜祈禱將以竹為燈纘照夜宿昔生枝葉人以為孝感學書以若葉齊徐
伯珍見葉字媼橐槲藪葉齊宗預為永世令卒有一媼擔槲藪葉造市貨之聞預亡大泣
橐漢中曰夫樂令我單孤獨老撓政應就死耳市人亦皆泣母喪菜惟食老葉齊江
以見心字聽鐘鳴悲落葉梁豫章王綜武帝次子自以為齊東昏子奔魏不得志作丨丨
丨丨丨丨以申其志當時莫不悲之尋終于魏善政感古樹生枝葉梁諸翔字世舉
為義興太守百姓安之郡西亭有古樹積年枯死翔在郡更生枝葉人以為善政所感棲服庭

樹葉梁王志爲吏部尚書梁武軍至城内設東昏百條著名進首志取歷樹葉括服之僞悶不署名梁武覽牋無志著心加之弟以讓之

江東謠挑葉見陳後主紀見辭字多營參

飯裹以荷葉見陳孔奐字昆明池中取荷葉後魏李順興作智作愚盛冬跣行水上及入洗浴其家著齋方食器用不周順興云昆明池中有大荷葉可取盛餅食其所居去汜十數里日不移影順興荷葉歸鄉擩泥舉坐驚異

獲偷葉賊以盜書菜葉北齊彭城王浟見美字

彈桐葉北齊李元忠見棗字北人深蕪窮其枝葉北史儒學敘見華字

進破桐葉唐李泌德宗在奉天召泌時李懷光叛議者欲赦之帝憫問羣臣泌破一桐葉附使以進曰陛下與懷光君臣之分不可復合如此葉矣夏則藴颿冬蔽木皮

葉唐朱桃椎見宗字糧食葉即槐葉唐張允濟見節字書柿葉唐鄭虔好｜常苦無紙慈恩寺貯｜｜數屋逐往日取肄書久之殆徧

飲水服松葉唐潘師正見須字

百步外射中針芒木葉唐李克用見中字麪逢子藍槐葉

唐志見釐字

〔妾〕不出閭巷而售者良僕妾史記陳軫曰賣僕妾｜｜｜｜｜｜｜｜｜也出婦嫁于鄉曲者良婦也 殺愛妾後漢臧洪守東郡唐張巡守睢陽 穿後垣出肥妾魏太祖父嵩見垣字 許臧艾顯官艾與父妾魏鄧颺見茂字 以戟擲孕妾晉惠賈后見差字 開後閤放婿妾晉王敦見鼓字 羊志副急淚自哭亡妾宋劉德願傳見淚字 逼求姨女爲妾齊鬱林王何記傳馬澄者｜｜｜｜｜姨不與話見康令訟之令曰姨女可爲婦不可爲妾澄曰僕門戶既成姨家猶是寒賤政可爲妾耳令呵而遣之 鄙祿不及親父而侈僕妾唐鄭餘慶仁四朝其祿急周所親常語人曰｜｜｜｜｜｜｜｜｜｜者吾鄙之

〔接〕對明主非精神不接魏劉煜字子揚太祖徵煜及蔣濟胡質等五人皆揚州名士每舍亭傳未曾不講論而煜獨臥車中終不一言濟怪問之煜曰｜｜｜｜｜｜｜｜｜精神可學而得

予及見太祖果問揚州先賢戰之形勢四人爭對煜不一言四人哭之後見煜設遠言以勸太祖太祖適知便止如是者三其旨以爲遠言宜勝精神獨見以盡其數不宜于稠坐說也太祖已探見其心夫尋以四人爲令而授煜以腹心之任每有疑事輒函以問之一夜數十至

爲厚蓐大被令子游學與氣類接 吳孟仁母見被字

【睫】目見毫毛而不見睫 史記越世家見論字

太后病文帝三年不交睫 漢爰盎謂文帝曰陛下居代時太后嘗病三年陛下不交睫解衣湯藥非陛下所嘗弗進夫曾參以布衣猶難之陛下親以王者修之過曾參遠矣

自可觀書于市安能看人眉睫 後魏崔亮少貧傭書自業時李沖用事亮從兄光往依之謂亮曰安能久事筆硯不往託李氏也彼家饒書因可得學亮曰弟妹飢寒豈容獨飽——————————————乎光言之于沖召與語沖甚奇之迎爲館客沖謂其兄子曰大崔生寬和篤雅汝宜友之小崔生峭整清徹汝宜敬之二人終當大至

【楫】經制不定猶度江河而亡維楫漢賈誼曰｜｜｜｜｜｜｜｜｜｜中流而過風波船必覆矣中流扣楫晉祖逖見書字江東多歌桃葉復桃葉度江不用楫陳後主紀見辭字汎洪源俟舟楫唐戴至德為相高宗嘗賜飛白書曰｜｜｜｜｜｜郝處俊飛九霄假六翮李敬元曰資啓沃罄丹誠崔知悌曰竭忠節贊皇猷皆見意于辭云

【捷】三戰三捷晉桓溫伐蜀｜｜｜｜哂王肅高曳長纓虛張功捷後魏韓顧宗見布字自旦及午三戰三捷隋宇文弢為南司州刺史與陳將樊義戰于漳口｜｜｜｜｜｜｜｜｜｜一日中七戰皆捷隋宇文述征遼軍飢鹵將乙支文德欲疲述衆每鬬便北｜｜｜｜｜｜｜｜文德偽降述遂度薩水半濟賊擊之大潰一日七捷隋楊義臣從煬帝征遼以軍將指肅慎道每為先鋒｜｜｜｜後與諸軍俱敗不擇筆墨而妍捷唐裴行儉工草隸高宗嘗以絹素詔寫文選每日褚遂良非精紙佳筆未嘗輙書｜｜｜

｜｜｜｜者唯余與虞世南耳制藁具而蔡捷唐衛次公見至字

〔攝〕目攝史記荊軻過榆次與蓋聶論劍蓋聶怒而目之荊軻出蓋聶曰曩者吾與論劍有不足稱者吾目之是宜去使使往則荊軻已去矣使還報蓋聶曰固去也吾曩者｜｜之荊軻游邯鄲魯句踐博爭道魯句踐怒而叱之荊軻嘿而逃去後魯句踐聞荊軻刺秦王曰嗟乎惜哉不講劍之術也甚矣吾不知人也曩者吾叱之乃以吾為非人也常侍者黃門之龕冗領軍者三衛之假攝後魏宋弁為散騎常侍遷右衛將軍領黃門弁屢陳讓孝文詔曰卿豈得專守一官不助朕為政且｜｜｜｜｜｜｜｜｜｜｜｜｜｜｜｜｜｜不足空存推讓以棄大委除正大夫何為攝唐房琯為相肅宗詔賀蘭進明攝御史大夫入謝帝曰朕語琯｜｜｜｜｜｜邪進明衛之因言琯性疏闊大言無當非宰相器帝始惡琯

〔獵〕探知趙王獵史記魏信陵君與魏王博而北境舉烽言趙寇至魏王釋博欲召大臣謀公子正王曰趙王田獵耳非為寇也居頃北方傳言來趙王果獵魏王大驚曰公子何以知之公子曰臣

之客有能探得趙王陰事者是以知之趙王畏公子賢能不敢任以政 王以故不大出

獵漢田叔見含字 秋夏讀書春冬射獵魏武帝微時|||||||||| 涉

獵漢賈山見偽字 為宣城守三五日不歸游獵宋王僧達見近字 合

圍縱火令母觀獵宋周朗為廬陵內史郡界有野獸母薛氏欲見獵朗乃|||||||火逸燒郡廨朗以秋米起屋償之為州司所糾還都謝孝武曰州司舉臣愆失不允臣在郡猛獸三食人虫鼠犯稼以此二事仰負陛下帝變色曰州司不允式可有之虫獸之災寧關卿小物 柏直

狗雖老猶能獵梁元徐紀見情字 我寧三日不食不能一日

不獵後漢咸陽王坦自言||||||||||||唐齊王元吉曰||||||||||||||不能作不可 檀臺山上見桑門因罷獵後周盧光傳見門字 豈有

獲鹿後忿同獵唐蘇世長見罪字 少為獵師老猶能獵唐姚崇見澤字 伏獵唐嚴挺之為尚書左丞時戶部侍郎蕭炅乃李林甫所引不知書嘗與挺之言蒸嘗伏臘

乃爲丨丨挺之見中書令張九齡曰省中有丨丨侍郎乎乃出昊視經史猶漁獵唐張鎬有大志丨丨丨丨丨然好王霸大略率皆數琴自娛人或邀之杖策往醉即返不及世務從劉元佐夷門獵唐崔宏禮見客字優詔許近郊獵唐賈餗見郊字入淄青境獵唐賈餗見境字葬日元宗半道還羽獵唐蘇頲見娛字

〔鬣〕盧曹臂毛逆如猪鬣北齊高帝傳見曹字劉龍仙右足加馬鬣唐白孝德傳見仙字

〔躡〕易綾機以十二躡魏馬鈞見機字

三十帖

〔帖〕遣人伏地持帖後梁蕭琛善弓馬丨丨丨丨丨丨奔馬射之十發十中持帖者亦不懼

〔牒〕截蒲爲牒漢路溫舒見書字玉牒石牒後漢志見檢字正自不解

訖牒宋王欽見解字若推白牒梁蔡搏爲吏部尚書奏用王筠爲殿中郎武帝擲不取參
掌通著｜｜｜於地下曰御殊不了事搏俯身拾牒
起曰臣謂擧爾所知無煩參字著名因捧牒直出敘
抗表自解帝悔取事爲畫俯身拾牒見上武帝問奏事但云事在牒
梁張率見中字嫗復取訴牒唐戴至德見射字責破賊限牒唐李回武宗伐
劉稹李德裕爲回以御史中丞督戰至蕭東王宰石
雄槀糧道左回不施行呼責史｜｜｜｜｜宰等
褒恐期六旬取賊否則死
之未及期二日而賊平學官始署惟判祥瑞案三
牒唐儒學敘見案字

【疊】三起三疊晉庾翼爲征西將軍鎮武昌率衆北伐
次襄陽大會僚佐陳旌甲親授弧矢曰
我之行也若此射矣｜｜｜｜徒衆屬目其氣十倍
初翼遷襄陽擧朝謂之不可時武昌累有妖怪又猛
獸入府議者謂翼
避哀惟兄冰意同藏銅疊北齊祖珽性不羈曾至司馬世雲家飲酒｜｜｜二
面廚人請搜諸客于珽懷中得之後爲神武中外府
功曹神武宴僚屬于坐失金叵羅竇太令飲酒者皆

脫帽于斑髻上得之神武不能罪也

識接樂圖是霓裳第三疊 唐王維見拍字

【蝶】養身靜嘿賦黑蝶 齊沈麟士見賦字 魏收驚蛺蝶 北齊魏收輕薄甚人號云｜｜｜｜｜文襄游東山謂左右曰魏收恃無宜適須出其短往復數番收忽大唱曰揚遵彥理窟已倒愔曰我綽有餘暇山立不動若遇當塗恐翩翩逐逝文襄大笑稱善曰向語猶微宜更指斥愔曰收在并作一篇詩對衆讀兢云打從叔季景出六百斗着亦不辭此遠近所知不敢妄說文襄喜曰我自先開收蛺自申雪不復抗非終身病之

【堞】血濺邢壕可浮不能殘半堞 唐康日知見浮字

【協】一協 梁顏協爲湘東王荊州記室時顏協亦在蕃邸才學相亞府中稱爲｜｜盧公之言爲雀協 五代王延字世美知貢舉時吏部尚書盧文紀與故相崔協有隙協子頎方舉進士文紀謂延曰貢舉選士當求實效無以盧名昔有越人善泅生子方晬其母浮之水上人怪而問之則曰其父善泅子必能之若是可乎延退而笑曰｜｜｜｜｜｜也恨其父遂及其子邪明年選頎甲科人

稱其
公

俠　卿形雖散朗內實勁俠晉王澄見巢字

頬　尚方禁盜人妻見斫創著其頬漢朱博見棐字　流矢傷絕影頬魏武帝見足字　以簿博頬蜀秦宓廣漢人太守夏侯纂請爲師友祭酒稱爲仲父將功曹古朴等就宓家宴談宓臥不起纂問朴曰貴州養生之具實絕餘州不知士人何如餘州也朴曰嚴君平楊雄司馬相如天下所共聞也纂謂宓曰仲父何如宓——曰願明府勿以仲父之言假于小草民也注簿平版也　以飯著兩頬晉郗鑒字道徽高平人永嘉亂鑒窮餒鄉人以鑒名德傳共飼之時兄子邁外甥周翼並小常攜之就食鄉人曰各自飢困以君賢故相濟不能兼有所存鑒於是獨往食訖——————邊還吐與二兒後並得存同過江鑒位至太尉邁位護軍翼爲剡令鑒薨翼追撫育恩心喪三年　以手版拄頬晉王徽之見曹字　三毛加頬晉顧愷之傳見精字　下牀鳴翟嵩頬後魏賀拔岳爲關中大行臺孝武與齊神武有隙密令岳圖之神武使左

丞翟嵩令侯莫陳悅以計斬岳嵩後命于神武神武下牀嗚其頰曰除吾病者卿也何日忘之以嗚鏑射李后母正中其頰北齊文宣見鏑字單使弄頰唐李執據涼州安興貴自表招執高祖曰今興兵討擊尚爲難||||||可下耶執後爲興貴所執升沉在牙頰唐楊虞卿見張字批回紇大酋頰唐李正已從青州侯希逸討史朝義時回紇恃功橫諸軍莫敢抗正已欲折之與大酋角逐約曰後者批之既逐而先正已批其頰回紇矢液流離衆軍哄然首大懸自是不敢暴敬新磨批頰五代唐莊宗見下字黥雙鴈于頰五代梁朱漢賓見都字刻木爲人以手擊其頰五代閩主王延翰長大美皙如王其妻崔氏陋而淫延翰不能制延翰多選良家子爲妾崔氏性妬良家子之美者輒幽之別室繫之大械||||||||又以鐵錐刺之一歲中死者八十四人崔氏病見以爲祟而卒

〔莢〕令劉休妻親賣掃帚皁莢宋劉休傳見帚字授左右餘皁莢齊明帝見用字王儉方盥投皁莢齊虞玩之見惡字黃塵皁莢陳後

主見理字

人患脚跟腫剖得蛤子二如大榆莢 北齊徐之才見疾字

爇皂莢 五代蜀主王衍奢縱無度爇諸香晝夜不絕久而厭之｜｜｜以亂其氣

〔篋〕樂羊攻中山謗書一篋 史記秦甘茂代韓茂謂秦王曰魏文侯令｜｜｜將而｜｜三年而拔之樂羊返而論功文侯示之｜｜｜｜樂羊再拜曰此非臣之功主君之力也今臣羇旅之臣也樗里子公孫奭挾韓而議之王必聽之云云

俗吏之所務在於刀筆

筐篋 漢賈誼曰｜｜｜｜｜｜｜｜｜｜而不知大體注曰刀所以削書筐篋所以盛書

識

亡書三篋 漢張安世字子孺為郎給事尚書武帝幸河東嘗亡書三篋詔問莫能知唯安世識之其作其事後購求得書以相較無所遺失上奇其材擢為尚書令

宮中亡大珠一篋 後漢和熹鄧后初臨朝時新遭大憂法禁未設｜｜｜｜｜｜太后欲考問恐有不辜者乃親閱宮人｜｜觀察顏色即時首服

預自制終亡衣服四篋 魏武帝常以送終之歎繁而無益乃｜｜｜｜｜｜｜｜｜而已

曹公遺書無所道但以當歸貯篋 吳太

史慈見歸字以瑞物爲家人筭篋吳韋曜見物字其母不忍復開

作篋晉王導見門字抄書滿數十篋齊沈麟士遭火燒書數千卷年過八十耳目猶聰手以反故｜寫火下細｜復成二三千卷｜｜｜｜惜八百萬錢不市明珠

一篋隋文獻獨孤后突厥與中國交市有明珠一篋價直八百萬幽州總管白后市之后曰當今逹商屢寇將士疲勞未若以八百萬分賞有功者百寮聞而畢賀盛賜物以金篋隋譙國夫人洗氏見心字

〔屧〕白楊郊步屧宋袁粲見問字夜讀書畫斫屧齊江泌見光字江無畏寶屧梁臨川王宏奢侈過度所幸｜｜｜｜｜直千萬好鯖魚頭日進三百食之不盡棄之道路元帝聞廬陵王薨入閤而躍破屧梁廬陵王續傳見貌字

三十一業

〔業〕不事家人生產作業漢高祖常有大度｜｜｜｜｜｜｜事不十

者不易業漢韓安國見語字絕出金華之業漢班伯見出字出征還

謙妻子買田業後漢吳漢見國字長而能勤學者唯吾與袁

伯業魏武書稱曰｜｜｜｜｜｜｜｜｜｜袁道字伯業游學不飲酒以荒

思廢業魏邴原見送字羊叔子何必減郭大業晉郭奕字大業山濤稱其

高簡有雅量爲野王令羊祜常過之奔數曰｜｜｜｜｜｜｜｜｜｜少選復往又數曰羊叔子去人遠矣｜

送祜出界數百里坐此免官汝不能光益父叔乃復穢我素業晉陸

納字祖言爲吏部尚書謝安欲詣納納殊不供辦兄子俶密爲之具安至納所設唯茶果而已俶遂陳盛

饌客罷納大怒曰｜｜｜｜｜｜｜｜｜｜｜｜邪杖之四十一門興七業晉劉毅見

興字得道應須慧業宋謝靈運在會稽時太守孟顗事佛精懇而爲靈運所輕常謂顗曰

｜｜｜｜｜｜文人生天當在靈運前成佛必在靈運後顗深恨之晉安始安二王博

士諸習業宋恩倖徐爰頗涉書傳尤悉朝儀孝武時朝廷大禮儀非爰議不行孝武崩公除後

晉安王子範博士踏爰宜習業與不爰曰居喪讀喪禮習業何嫌少曰始安王子眞博士踏爰爰曰小功

廢業三年喪何容請書專斷率謬如此 安能久事筆硯爲腐儒業 後周宗室

慶少翫涉經史既而謂人曰書足記姓名而已||||||||手 江南人士有

學業者不習世務習世務者又無學業 隋椰莊見莊字

〔脅〕觀駢脅 晉文公爲公子過曹曹共公不禮欲|||| 唯當白刃加頸長

矛挾脅 後漢段熲見頸字 東羌如癰疽伏疾滯於脅 今日

動者力入脅 後漢儒林傳楊政字子行京兆人果敢自矜嘗詣楊虛侯馬武武難見政稱疾

不起政入戸徑升牀撫武把脅責之曰卿蒙國恩備位藩輔不思求賢以報殊寵而驕天下英後非養身

之道也||||||||夫武家大驚以爲見劫操兵滿前政顔色自若會陰就至責數武令爲交友剛

果任情如此 客飲一石腐脅 晉周顗見元字 大丈夫何至以死相

脅 晉江績字仲元爲南郡相會荊州刺史殷仲堪將舉兵要績與南蠻校尉殷顗同行並不從仲堪屡

以爲言纔終不屈覬慮續及禍乃於仲堪坐和解之纔曰|||||||||||江仲元行年六十但未知獲死所耳仲堪憚其堅正以楊佺期代之

夢神入胥唐肅宗吳后見入字

【怯】

三戰三走鮑叔不以我爲怯史記管仲曰||||||||||||

我固知齊軍怯史記孫臏傳見龐字

匈奴以李牧爲怯史記李牧趙北邊良將也居代鴈門備匈奴以便宜置吏市租皆收入莫府日擊牛饗士匈奴每入盜謹收保不敢戰如是數歲亦不亡失然||||||||雖趙邊將亦以吾將怯趙王怒代之歲餘匈奴來出戰數不利亡失多邊不得田畜趙王復請李牧牧至如故約匈奴數歲無所得終以爲怯邊士日得賞賜皆願一戰乃大縱畜牧人民滿野匈奴小入佯不勝以數千人委之單于大率衆來李牧多爲奇陣張左右翼擊之大破殺匈奴十餘萬騎單于奔走十餘歲不敢近趙邊

一市皆笑以爲怯漢韓信見下字

龍且固知信怯漢韓信見水字

熊之上殿何其勇今何怯漢孝元馮昭儀見熊字

見大敵勇見小敵怯後漢光武見勇字

爲將有時

當怯魏夏侯淵見勇字梁韋睿見時字　魏延以諸葛亮爲怯蜀魏延字文長每隨丞相亮出師欲請兵萬人與亮異道會于潼關如韓信故事亮制而不許延常謂亮爲怯歎恨己才用之不盡

〔劫〕卿才器如此乃復作劫晉戴若思少遊俠遇陸機赴洛與其徒掠之機察知非常人遙謂曰｜｜｜｜｜｜｜｜｜耶若思感悟　奉敕賜死方與容綦思行

爭劫宋王景文見勸字　京師白劫後魏宗室脩義見賊字

三十二洽與狎乏通

〔狹〕本作陿峽　孝敬深而狹吳孫登見球字　齊　法性寬佛性陿北齊杜弼自晉陽使鄴魏帝問經中佛性法性爲異弼曰正是一理又曰說者妄言｜｜｜｜｜｜何如弼曰在寬成寬在陿成陿若論性體非寬非陿帝曰既言成寬成陿何得非寬非陿弼曰若定是寬則不能爲陿若定是陿亦不能爲寬以非寬非陿所成雖異能成恒一帝稱善　白帝呵禦道三峽唐蕭

遵見絜字問洞庭廣狹 五代楚王馬殷遣其子希範修貢京師唐莊宗||||希範曰車駕南巡纔堪飲馬耳莊宗奇之

〔帢〕亦作帢 裁縑帛為帢 魏武紀漢末多以幅巾為雅袁紹崔豹雖在軍中皆著縑巾曹公以資財匱之|||||合于簡易 無顏帢 晉五行志魏造白帢橫縫其前以別後名之曰顏永嘉中稍去其縫名曰|||無顏者愧之言也及懷愍二帝不返天下愧焉 繪中之美莫過錦錦不可以為帢 晉袁甫見叠字 乘軺車冠白帢 晉張重華 傳見兆字

〔鍤〕隨車荷鍤 晉劉伶見我字 報父讎以利鍤 晉王談十歲父為鄰人竇度所殺談恐為度所疑不畜寸刃年十八密市利鍤若耕鉏者伺度以鍤斬之歸罪有司具興太守列上宥之

三十三狎

〔匣〕發趙忠父墓案驗璵璠玉匣 後漢朱穆見憲字 九轉金丹

置之王匣北齊張遠遊見天字

[甲]李必駱甲漢灌嬰傳漢王與楚相拒滎陽楚騎來衆迺擇軍中可為騎將者皆推故秦騎士重泉人ㄧㄧㄧ可為騎將漢王欲拜之必甲曰臣故秦民恐軍不信臣願得大王左右善騎者傅之嬰雖少然數力戰迺拜嬰中大夫令ㄧㄧㄧㄧ為左右校尉將帥中騎兵擊楚騎滎陽東大破之善

遇田甲漢韓安國見然字

交富賈田甲漢張湯見沒字天子稱無上

將軍躬行陳擐甲後漢何進傳見觀字背無三甲魏管輅見壽字腹中

有鱗甲蜀陳震傳李平為都護震謂諸葛亮曰正方ㄧㄧㄧㄧ鄉黨以為不可近亮不聽後平果坐誑罔廢平字正方

在軍常輕裘緩帶身不被甲晉羊祜見帶字人

告反而蟲網其甲梁王茂見網字胃中所懷乃踰於兵甲後魏崔浩位司徒太武嘗召新降高車渠帥於前指浩示之曰汝曹視此人尫纖懦弱手不能彎弓持矛ㄧㄧㄧㄧㄧㄧㄧㄧ朕前後勍捷皆此人導吾至此及平涼既平帝執浩手以示涇渠豪遊使曰所云崔公

此是也才略之美當今無比朕行止必同成敗決焉合若符契剖魚者多得爪甲北齊

文宣天保十年誅元氏皆斬東市嬰兒投於空中承之以矟死者七百二十一人悉投尸漳水|||

||都下鳥之久不食魚元黃頭使與諸囚自金鳳臺各乘紙鴟以飛黃頭獨能至紫陌乃墮就鐵

殺之武成與宮人登城被緋甲北齊趙郡王口見鐵字執白格衣

兩襠甲北齊陽休之見卿字每出戰不操甲後周王羆見顯字上駿馬

鎧甲後周于謹滅梁後自以功名既立願保優閑乃上先所乘駿馬及所著鎧甲文帝識其意曰今

巨猾未平公豈得便爾獨善遂不受賜所著鐵甲後周田宏文帝以所著鐵甲賜宏曰天

下若定還將此甲示孤也天下若定還示孤此甲見上賜所乘騅馬

及竇泰年甲後周李弼從平竇泰功多文帝||||||||每戰唯著

破衣弊甲後周王思政河橋之戰用長矟一擊踣數人重創悶絕思政|||||||敵

人疑非將帥得免不借胡操刀子剖爪甲隋薛孺爲侍御史性孤介太常丞明

操曾在朝堂借刀子剗爪甲纔以操非雅士不與不妄哭如此賜緑沈甲隋張奫擊賊有功文
帝丨丨丨丨丨獸文具裝一發洞貫五甲唐薛仁貴封九姓將行高宗宴內殿曰古善射
有穿七札者卿試五甲射焉仁貴丨丨丨丨丨帝大驚坯土畫爪甲唐袁愍已見畫字
殺一羌卒何甲唐段秀實為邠寧都虞候郭晞軍士十七人入邠市取酒刺酒翁敗釀器
秀實列卒取之斷首置槊上一營盡甲秀實選老躄一人持馬至晞門下甲者出秀實笑曰丨丨丨丨丨
丨也吾戴吾頭來矣因見晞諭之云云邠由是安留守不賜旗甲唐呂元膺拜東都留
守故事留守賜旗甲至元膺不給或言東都近淮西賊指其儀沮威望請比華汝壽三州憲宗不聽并三
州罷之丨丨丨丨丨丨丨丨自此始李希烈遺以七屬甲唐伊慎為江西節度曹王臯拔
為文將丨丨丨丨丨丨丨行反間德宗詔斬之臯表其誣後果有功蔡賊恚以雷公
符斗星畫甲唐李光顏傳見符字中人謬言楊升兵多十五里
明光甲唐李德裕傳見里字大龍甲唐崔濬擧止秀峙咸通中士大夫以流品相尚推名

德者馬之首以李郁為｜｜｜而濟與焉佯避白馬朱甲五代唐周德威見五字隱

帝達旦不寐以夜闌作坊鍛甲五代漢宏肇傳見鍪字

【胛】惡中牽斷鹿胛晉謝鯤見怪字減銅象臂胛見宋戴客肥字烹羊

胛唐北口骨利幹部去京師最遠又北度海則晝長夜短日入｜｜｜熟東方已明蓋近日出處也

【鴨】青頭雞者鴨魏齊王芳紀見雞字入廁得二物似烏鴨晉鮑靚傳

廣州刺史王機｜｜見二人著烏衣相捍良久擒之｜｜｜｜｜｜靚曰不祥焚之徑飛上天機尋誅

揚列檣觀鬭鴨宋王僧達為太子舍人坐屬疾而狂｜｜｜｜｜｜為有司所劾炊

米煑鴨陳武帝為梁相北齊兵度江至秣陵時食盡兵困會文帝送米三千石鴨千頭帝令｜｜

｜｜計糧數臠人人裹飯婫以鴨肉攻齊兵大破之元胄元旻正似鴨後周元善為祭

酒以高熲有宰相之具言於武帝曰楊素麄疎蘇威怯懦｜｜｜｜｜｜｜耳可以付社稷者唯獨高熲

馬如鴨唐劉從諫傳李萬江本退渾部從李抱玉至潞州牧津梁寺地美水草｜｜｜、而健世號

津梁種 狸齚鬬鴨 唐燕王祐見山字

〔壓〕輦轂之下先彈壓 唐柳仲郢見養字 陳本分錢以浴堂殿

楝將壓 唐裴延齡見楝字 雖頹嵩岱不吾壓 唐忠義傳敘大凡捐生以趣義者寧豫期垂名不朽而爲之雖一世成敗亦未必濟也要爲重所終始一概｜｜｜｜｜｜也 揚

琦欲謀作亂而屋壓 唐朱忠亮傳見壞字

三十四乏

〔法〕利不百不變法 史記商君見器字 書法 史記漢武紀上求神君舍之上林中蹏氏觀神君者長陵女子以子死悲哀故見神於先後宛若宛若祠之其室平原君往祠其後子孫以尊顯及武帝即位厚禮置祠之內中聞其言不見其人及天子病鼎湖甚使人問神君神君言天子毋憂病病少愈強與會甘泉於是病愈遂幸甘泉置壽宮神君最貴者大夫其佐大禁司命之屬皆從之時來時去來則風肅然也居室帷中時晝言然常以夜天子祓然後入神君所言上使人受書其言命之曰｜｜其

所語世俗之所知也毋絶殊者而天子獨喜其事秘
毋莫知也注曰子死謂産乳而死兄弟妻相謂曰先
後究若||者謂策書之注也漢郡禮志作畫法 從理入口餓死法 漢周亞夫見口
字 顧方略何如耳不至學古法 漢霍去病爲驃騎將軍擊匈奴去病所將
常選然亦敢深入常與壯騎先其大軍大軍亦有天
幸未嘗困絶去病爲人少言不泄有氣敢往上嘗教
之孫吳兵法對曰||||||||||||上爲
治第令視之對曰匈奴未滅無以家爲上益愛之然
少而侍中貴不省士其從軍上爲遣太官齎數十乘
既還重車餘棄粱肉而士有飢者其在塞外卒乏糧
或不能自振而去病尚穿域蹋鞠也注穿地作鞠室 一日至十一犯法 漢梁王立鴻嘉
中太傅奏立|||||| 使端無窮而輕犯法 漢張騫傳自騫開外國道以尊
貴其吏士爭求使天子爲其絶遠非人所樂聽其言
遺之來還不能無侵盜幣物及使失指天子爲其習
之輒復按致重罪以激怒令贖復求使|||||
|||妄言之屬皆爭相效其吏皆私縣官齎物賤
市以私其利 孟喜改師法 漢孟喜云云見書字從博士缺衆人薦喜宣帝聞喜改師法遂

不用

不得以逆詐廢正法 漢翟方進見比字

沈命法 漢咸宣傳武帝末郡守諸侯相欲為治者大抵盡効王溫舒等而吏民益輕犯法盜賊滋起上始使御史中丞丞相長史督之猶弗能禁乃使范昆等衣繡衣發兵興擊數歲頗得其渠率散卒復聚黨阻山川往往而羣無可奈何於是作｜｜｜曰羣盜起不發覺發覺而弗捕滿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其後小吏畏誅雖有盜弗敢發恐不能得坐課累府府亦使不言故盜賊寖多上下相匿以避文法

人人自愛而重犯法 漢食貨志見孫字

代田法 漢食貨志武帝末悔征伐之事封丞相為富民侯以趙過為搜粟都尉過能為代田一畮三甽歲代處故曰｜｜古｜也詩曰或芸或芓芸除草也芓附根也苗稍壯每耨輒附根比盛暑隴盡而根深能風與旱民或少牛亡以趨澤故平都令光教過以人輓犂過奏光為丞過試以離宮卒田其宮壖地課得穀多其旁田畮斛以生是後邊城河東宏農三輔太常民皆便代田用力少而得穀多注曰能讀曰耐趨讀曰趨及澤雨澤也

禮順人情律設大法 後漢卓茂見道字

明日冀洲刺史案事者公法 後漢蘇章字為文為

冀州刺史故人為清河太守章行部案其義贓乃請太守為設酒肴陳平生之好甚歡太守喜曰人皆有一天我獨有二天章曰今夕蘇孺文與故人飲者私恩也｜｜｜｜｜｜｜｜｜｜｜也遂舉正其罪州境望風畏肅後魏源懷事類見口字

除輕侮法 後漢張敏字伯達和帝時為尚書建初中有人侮辱人父者其子殺之肅宗貰其死刑自後遂以為輕侮法敞駁議曰輕侮之法先帝一切之恩若開相容恕著為定法令託義者得減妄殺者有差使執憲之吏得設巧詐又曰輕侮之法必不能使不相輕侮而更開相殺之路乞下廷尉蠲除其弊和帝從之

三五法 後漢蔡邕傳初朝議以州郡相黨人情比周乃制婚姻之家及兩州人士不得對相監臨至是復有｜｜｜禁忌轉密邕上疏選用可為拘三五靈帝不省注曰三互謂婚姻之家及兩州人不得交互為官

力求猛敵不如清平勤明孫吳不若奉法 後漢皇甫規上疏臣窮居孤危之中坐觀郡將數十年矣自鳥鼠至于東岱其病一也｜｜｜｜｜｜｜｜｜｜｜｜｜｜｜｜｜云云

隔流法 後漢王景辟司空時人言景能理水者顯宗詔與謁者王吳共修汲儀渠吳用景｜｜｜水不為害

使人盡

如是儀安用科法吳是儀見為字關羽怙恃勇名作軍無法蜀廖立見突字我自用我家法卿自用卿家法晉庾數見卿字月旦私法晉祖納見桃字正謂如臣等輩始可以肅化明法晉胡威字伯武為尚書書謝時敢之寬武帝曰尚書郎以下吾無所假借威曰臣之所陳豈在丞郎令史｜｜｜｜｜｜｜｜耳鍾夫人之禮郝夫人之法晉王渾妻鍾氏見心字以醇酒飲老人犯法晉謝奕見酒字吾今始知天下之有法晉苻堅見世字王太保家法宋王宏字休元位太保宏既人望所宗造次必存禮法凡動止施為及書翰儀禮人皆依放之世謂｜｜｜｜｜非恨臣無二王法亦恨二王無臣法齊張融善草書高帝曰卿書殊有骨力但恨無二王法答曰｜｜｜｜｜｜｜｜｜｜｜｜｜｜｜又常歎曰不恨我不見古人所恨古人不見我臣知何物科法齊王敬則在會稽擅殺人武帝問之曰｜｜｜｜｜｜見背後有節便言應得殺人欲使太子微有

瑒風法　陳王瑒沈靜有器局美風儀爲太子中庶子父沖嘗爲瑒辭中庶子文帝曰所以久留瑒於承華者｜｜｜｜｜｜耳

羨古人食玉法　後魏李預｜｜｜乃躬往藍田攻掘得若環璧雜器形者有餘皆光潤可玩預椎七十枚爲屑食之餘名惠人後預及聞者更求於故處皆無所見預疾篤謂妻子曰吾酒色不絕自致於死非藥𦊱也然吾尸體必當有異時七月中旬長安毒熱停屍四宿體色不變其妻以玉珠含之口閉妻曰君自云食玉有神驗何不受含言訖齒啟因噓其口都無穢氣死時有遺玉屑數升

掩卷笑名法　後魏劉顯之見小字

此必英公法　隋宇文忻爵英國公解兵法馭戎辭聳當時六軍有一善事雖非所建在下輒相謂曰｜｜｜｜｜也

教以秦中團力法　唐嗣曹王皋爲江西節度李希烈反皋以士二千五百委其將伊慎教之自將五百人｜｜｜｜｜乃約以五百人擊慎卒二千五百莫能當即盡以教之擊希烈大有功

僕不去曹因無死法　唐李日知爲司將丞嘗免一囚死少卿胡元禮執不可曰吾不去曹因無生理日知曰｜｜｜｜｜｜｜｜皆以狀獻武后用日知議

此臨淮脫

遺法唐鄭廷玉善布陣魚朝恩請觀之歎曰□□□問久今始識訓練法廷玉曰｜｜｜｜｜｜□□善御軍賞當功罰適過每授旗不如令者輒由□□皆自効逃蹈罷突心破膽裂目眥淮叛無復杖□事此何尺賞哉

作均水法唐戴叔倫為撫州刺史民歲爭灌溉｜｜｜｜民便利之　漢召信臣見水字

心正則筆正筆正乃可法唐柳公權為侍書學士穆宗問用筆法對曰｜｜｜｜｜｜｜｜｜｜矣帝改容悟其以筆諫

亂我家法唐裴坦性簡儉子娶楊收女齎具多飾金玉坦命撤去曰｜｜｜人清其槃

用兵未嘗依古法唐張巡｜｜｜｜｜勸大將各出其意或問之答曰古者人情敦樸故軍｜有左右前後大將居中三軍望之以齊進退今之人變態百出吾止兵識將意將識士情上下相習人自為戰爾

我得陶隱居正一法唐司馬承禎事潘師正傳其術師正異之曰｜｜｜｜｜｜｜｜遠而四世矣

田溪先生史韻入聲卷第四十九

回谿錢諷字正初吾鄉人也所撰史韻四十九卷予嘗見宋時鋟本于京師僅存七册嫌其殘闕未之錄也歸田之後始大悔之從琴川毛氏長洲何氏訪其所藏合之才十七卷亟寫而存之竊宋人兎園册類摘雙字編四聲以便簡閱回溪獨采成語有多至三四句者未嘗割裂原文信著書之良法矣天下之寶離者會有合時安知後來所求不適少此十七卷邪

竹垞老人跋